藥泉集

十二

行狀
言行錄
家乘

藥泉集第二十三目錄

行狀 附言行錄

藥泉集第二十三

行狀 附言行錄

領議政洪公請諡行狀 丁卯

仁孝顯三朝有若名臣洪公命夏字大而號沂川南陽人也南陽之洪始終麗朝爲將相者十五代入本朝益篤前休有諱春卿觀察使是生諱聖民策兩勳封益城君兼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贈諡文貞是生諱瑞翼遭時昏否卒官分兵曹叅議是公三世並贈領議政公八歲能屬文十三取發解冠後中生員間屈公車蔭補洗馬副率不就又除察訪未幾辭遞

甲申闈文科朝野以得人相賀未分館薦翰林在㕘下錄玉堂皆一時極望也陞六品拜正言中重試陞獻納出補和順縣監入踐憲府玉堂吏郎檢舍兼元孫講書院翊善贊讀官 世子侍講院文學以御史廉察關東京畿用嘉禮都監勞陞資入銀臺又中文臣庭試歷禮兵工諸曹㕘議大司諫承文院副提調以特簡擢漢城府右尹兼備局宣惠堂上徧諸曹㕘判副提學大司憲都承旨大司成超刑曹判書由戶轉吏兼經筵摠府 世子右賓客除右㕘贊判禮兵二曹兼守禦使而其判東銓者三西銓者再兼判

義禁以禮判大拜右議政陞左兼　世子傅扈衛大將進領兼　世子師年六十一卒公居家有孝友之政立朝著淸忠之操爲善類之宗主邦家之柱石餘二十年其發諸言語見諸行事可紀者多不可悉舉今取其密勿之猷際遇之隆關於時運者言之公自在儒冠已有扶世敎之意歲丙子省毋夫人于伯氏南寧公西藩任所聞羅德憲等使瀋陽辱命贊南寧公疏請斬逆其首于虜中自在小官已有囘世道之志歲丙戌初拜諫職時自黜張甚而其子鍊以特旨除右尹請還收樂靜趙公以直言忤旨而大司憲以

下諸臺官與趙公異悉擧劾之以此承嚴譴黜遠邑及還吏民祠像刻石以寓慕焉 孝廟初服公首拜天曹郎獨持風裁以㤀公道抑僥倖爲已任官長所欲擬望者或非其人輒爭之爭不得則投筆起時稱得郎官體疏請放釋 先朝諫臣洪茂績李應著沈層等還寢瀋邸軍官特除守令之命 上以忠直褒之淸陰愼獨齋二公以朝議携貳相繼去國公疏請益盡好賢之誠俾回遐心毋重失國人之望 上以連進忠言奬之時言事者多被摧折或斬落黜公深以言路爲憂上疏數千言極陳納諫之義 上答曰

臣子之道在於盡忠人君之道在於納諫爾旣盡職
予豈不然又論政院目原疏多有可觀故留中其在
玉堂屢上劄疏論 君德時政其論言路尤惓惓焉
其在銀臺應旨陳疏曰臺臣稍拂 聖意輒加嚴旨
頃者又發誅殺之言 殿下此言未必眞欲誅殺而
聖人無戲言何以輕發於忿懥之時以駭四方之聽
聞乎惟我 祖宗家法禮遇羣臣未嘗妄殺一人至
於 先大王臨御二十七年廷臣雖愚暗自陷罪過
亦未嘗有一毫誅殺之意況發之於言乎 上臨筵
諭公曰爾疏切中予病予甚嘉尚非不知優答以奬

形容文字似不著實故特加面諭而疏本則姑留以
備更覽因細詢疏中所陳時弊且賜豹皮曰此雖微
物用表予意公益感知遇隨事盡言 上亦眷注彌
重新拜右尹賜所御金巾環其長諫院以 王候違
豫疏論淸心治疾之方又陳玩細娛志大業之戒麟
坪大君㴭以寵弟使燕京一行人多不法公請科其
罪 上以麟坪故怒甚麟坪又上劄以激之 上遞
公職差赴燕副使言路苦爭而止未幾竟申前命承
命出疆氷蘗自勵雖書籍香藥絲毫無所近燕京例
贈銀段悉留灣府行李餘資徧分從人其在亞銓以

判書在外大政過限 上特命公開政設鎭紫燕也
上於筵中特呼公曰紫燕事一以卿爲重其受知委
任如此其在憲府請釋以言獲罪者廣開忠諫之路
婚喪祭禮一依法典以禁奢汰之習 上許之及長
天曹因災應旨疏論治體而以側席旌招必致在野
之賢爲請 上以忠直切實令日藥石褒之又因冬
雷上疏陳戒而以作新人才爲請 上亦褒納焉己
亥春持平尹鑴欲奪松都士人世葬地訟而負辭職
筵臣有以爲禮士之道不可因其辭而遞職公進曰
職在侍從名在訟案何敢冒出乎筵臣又以抱屈未

申爲言公以涉私斥之　昭顯子女坐母獄無號名
上欲推恩錫爵詢于諸臣公對曰　聖上保全澂濤
放還復爵屈法申恩豈有彼此一言消災正謂此也
上惻然流涕而從之又因應旨陳疏請上下交修各
盡其職一於公正以立紀綱爲言　上答曰旨哉言
乎上下誠如此則何憂乎憂虞之溢目何患乎災異
之疊出都民飢船粟以賑之士大夫或有錄其名而
冒受者公之壻名亦入其中公見之驚駭卽命抹去
尤齋宋公時烈白于　上曰大學之義食祿之家不
與民爭利士大夫知此義者只有洪某耳　顯廟新

卽位公復判吏曹爭執內司折受之不如法者 上
震怒責之公抗疏明辨仍及 先朝遺教之不可違
上開示悔悟之意焉前叅議尹善道因 大王大妃
服 孝廟喪以期上疏構誣尤齋同春堂二 公 上
燭其姦特命削職公陳疏深以陰陽消長之會爲戒
前判書趙絅又疏救善道公請對力請痛辨邪正
上嘉納焉 上以旱災召對臣僚公病不能入疏陳
消弭之策其目曰修實德以格天心淸本源以盡願
養崇節儉以革弊習明是非以正朝廷勤講學以恢
治道招儒賢以輔 聖德盡培養以廣人才及登政

府首請各衙門及勢家土豪冒占漁箭柴場者申禁
科罪且以總攬乾綱勵精圖治簡賢才納諫諍等事
條列陳戒又以正使赴燕 上特遣中使宣醞於西
郊命二子與焉公感激隆眷陳疏以謝仍言朝政民
隱之可罷行者 上優納焉還復命 上面勞公請
蠲西路還上逋欠隣族徵布罷管餉鋪子皆從之因
星變上劄乞免且曰奢侈之弊必至於亡國興平尉
家舍間架太多至二百餘間又有二層閣僭踰極矣
不可不毁 上亦納焉掌令李壄疏斥右相許積非
人望 上以爲動搖大臣命削黜諫官爭之忤旨竄

削相繼又加竄罪一等公再三力爭 上爲之收諫官之竄後因星變祈免言竄被罪過重登對又極陳不可罪之意繼又上劄以六不能自劾請召致在野儒臣尋昇啓沃之責以盡端本出治之道嶺南儒生柳世哲祖述善道之論投進凶疏公請對陳辨曰己亥服制乃是大臣僉議稟行非儒臣所獨定不幸許穆之疏出而繼有善道趙絅此疏又以告 廟爲請其意專欲陷害宋時烈等加之以極罪也豈不凶慘乎邪正相軋國家之存亡係焉昔者己卯乙巳之事其端甚微而終成大禍豈知今日又有此事乎禮議

素稱聚訟若止論禮置之亦可乃欲以此爲陷人逞
憾之地若不辭而闢之廓如則日後之憂庸有旣乎
上曰予意不必以痛辨爲急欲與諸臣相議立防以
爲塞源之地公對曰立防恐有防人口之謗唯以當
初叅酌古今遵用國制之意明白辨釋使中外曉然
可也 上嘉納焉時有丙子虜民走回而復去者查
使在館朝議洶洶以爲走回者之不卽刷遣有違於
下城約條答在廟堂禍將不測 上欲引以自當而
緩諸臣之罪公進曰主辱臣死義也何敢委 君上
自免乎及對北使曰今日事罪在諸臣 主上何與

焉北使曰然則 國王不知耶曰臣而謚君猶子而
謚父禽獸所不爲何以此爲問北使爲之色沮相顧
曰難哉斯人 上以巽辭自咎彌縫於北使擬諸臣
寘律以歸及北咨回免諸臣罪罰朝廷以五千金公
以爲罰歸 君父臣保爵祿萬無是理屢上辭單
上優批不許於是兩司以 主辱爲痛並論廟堂諸
臣不能引戚已罪請遞 上震怒並寘兩司其後司
諫李厘自外來始舉北查時公自當實狀而議者猶
未舍然然以此加罪之請只及於他相而不及公公
出城外待罪 上以御札召之慰釋備至公累上劄

乞免仍請召還竄臣久之　上許遞公職幸溫泉命公隨駕且給駕轎公以草輿追到行宮入謝曰臺諫所論出於尊　君父明義理不宜摧折而　天怒震疊一倂竄逐旣損　聖德且妨言路臣等之罪轉加一層反覆不已　上始命量移更請全釋而不許請於　行在召儒臣尊高年減民役褒良吏審冤獄賓婚嫁訪人才致祭于本郡文廟　上皆從焉扈還留江上不敢入京城　下御札有卿若不至寻召不止之教不得已詣闕更申全釋竄臣之請　上許之即復退還江上俄拜領議政時有漂船到濟州船中人

襲中國衣冠齎永曆曆書永曆皇帝卽繼隆武立於
肇慶者朝議將押送其人於燕京公上劄曰押送義
不可當自我從便善處又申請於　上前終以畏約
格不行因旱災請减諸道田稅身布筵臣或言明年
若復凶歉經費可慮公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上許焉適有星隕之變占者曰咎在大臣公曰吾其
死矣未幾疾革醫問交道宮官問疾訃聞　上震悼
輟朝進素膳停元朝賀禮弔賻致祭官庀喪葬並如
禮士大夫相弔於朝閭巷小民赴哭於家莫不咨嗟
太息曰賢相亡矣國其奈何公平日登筵奏對之外

諫疏五十餘章藏於家公每以程子知規過不知養
德之言爲事君之戒故於危疑將萌 君過未形之
前未嘗不先幾而預爲之言 孝廟朝請勿以誅殺
爲敎者卽其一事而嘗啓于 顯廟曰宮闈不肅宗
戚有便服入闕中通宵宿留者漸不可長 顯廟嘗
問左右曰內間之言或出於外間者何也公進曰以
外間言入內間者卽其階梯當世以爲名言其憂微
慮遠忠直如此又嘗啓于 顯廟曰禮曹旣定婚喪
祭禮申敎中外而新豐府院君遷葬時內出祭物豐
腆太過宮中如此何以禁外人乎又曰今日入侍諸

臣各自毁其妻女金鳳釵繡裳然後可禁小民之過
制其規諷　上下剴切如此至於輕賦薄歛節用省
費以爲養民之本者乃其終身所惓惓而内積誠心
上結　主知故凡有建請雖衆議沮撓終不能奪以
此其惠澤之及民者必究有不可一二數其秉兩銓
未嘗以好惡同異爲取舍親昵請託有牽輓故進退
人物首尾十餘歲瑕摘之言終不及焉自禮論起凶
人基禍機牙間發公深以世道爲憂前後面對疏陳
不厭其煩複必期於　聖心之洞然不特爲一時淑
慝之别而已平居於辭受之節最嚴以關節爲深耻

當其窮約時姊壻宰近邑而未嘗發一書有丐及居
高位列邑歲饋數夥則亦不受自奉簡儉出於天性
所居矮室衡門終身不增一椽出無馬女壻獻一款
段騎十年不易食不重味衣不歲裁朝服亦不免弊
垢　孝廟嘗稱之曰洪某位冢宰而儉素如此眞可
尚特賜貂帽錦段及所御寶刀靴帶以奬之　孝廟
臨朝寤寐賢豪歷選羣臣託之以心膂者公實爲之
首而又招延自重之士以圖救寧之功於是林下諸
賢列于同朝庶幾維新公周旋左右導達　上下或
爲繆公而居乎子思之側或爲泄柳申詳而居乎繆

公之側其進也與之可否相濟寅協無間其退也爲
之力請召還以責篤棐及至 顯考嗣位誠心如一
是以終公之世士林倚以爲安且陳戒于 上反覆
不已者每以言路爲最重故凡以言獲譴者未甞不
委曲開陳終必以得解爲期其或人有攻己雖橫逆
之甚不以爲忤反爲之推輓所謂欲諫其君先受人
諫者公實有焉所以大服士大夫之心尤在於此毋
論他事姑以九萬身親經者言之公之長憲府九萬
適拜正言因事有違言言實不遜公終以此引避遞
職九萬忝大諫時公在相府又以事相激言不知擇

旁聽者亦爲之不堪而公坦然受之不見於色辭不介於胸懷於其後所以待九萬者傾倒羅列誠意可掬九萬於是乎始知世果有曠度之君子非常情所可測余觀人臣其能正言直諫犯顔格非者固多矣然而好樂人才奬勉後進雖有牴牾觸犯於己終無所恨求之往牒蓋絶無而僅有於近代則實惟公一人而已此非九萬之私言實國人之所公誦居高位操國柄贊人主絜矩之治者詎不於公乎取範哉公之下世今將二紀而因子姓凋喪易名之典猶未上請此在朝之士所共菀歎玆敢具狀紀實牒于太常

俾有考焉

吏曹判書金公請謚行狀戊辰

公諱益熙字仲文號滄洲系出新羅金氏貫光州曾祖司憲府大司憲繼輝聰明博雅望臨一時祖文元公長生爲世儒宗實有繼開之功考吏曹叅判槃亦有淸直名妣連山徐氏丙子之變入江都殉節旌閭公生於萬曆庚戌受禮於文元公問字於鄭畸菴弘溟張谿谷維丁卯成進士癸酉登文科選槐院入史館陞典籍遷司書錄玉堂拜修撰入而侍講出而陳劄無不明暢切實有眞學士之稱乙亥秋以接對天

將從事官赴關西事竣還兼知製教 仁烈王后喪禮官議 上服制循用 宣祖朝庚子之例公疏論其失曰衰服十三日白衣三十日旣非古禮又非五禮儀所載況衰服之制從成服起白衣之制從初終起禮只有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之文曷嘗有衰服白衣各從兩日起數者乎是不過十三日太近故引而伸之三十日稍遠故進而縮之也儀禮喪服妻杖期條傳曰妻至親也周穆后崩叔向曰王有三年之喪蓋妻雖期服有杖有祥有禫其實三年之義也十三日之後遽釋衰服三十日之後便從吉服所謂至親

之義安在且庚子之例凡喪祭　世子主之此又大段未安朱子曰凡喪父在父爲主服問曰君所主夫人据此則　殿下何可不主今日之喪而　世子亦豈敢爲之主乎事雖不行識者稱其論禮之精確丙子淸人新建大號遣使脅我公時在玉堂與館僚陳劄請斥絕其使且修自强之策移拜正言因虹變陳啓曰虹貫太陰實主兵象其所以應之者不可尋常文具爲也請先下罪己教誥戒兵開言路必務其實辭意激切人皆傳誦及元帥之出師也又請嚴師律法　高皇帝之戒徐常歷獻納復入玉堂應旨陳疏

以不能識賢邪不能明是非不能懲忿懥不能戒好勝爲戒而且曰四者之病皆由於私意之未去 上極加歎尚賜廐馬以奬之陞副校理兼侍講院司書時將遣使瀋中爲緩兵計公又上劄爭之是歲十二月淸兵大入朝廷猶以乞和退師爲言公與同僚入對言今日之事唯有得正而斃而已更無他策以和字告于 上者必罪之然後迺可擊賊也扈駕入南漢以督戰御史守南城丁丑二月國盟成始聞母夫人喪己卯服除由校理拜吏曹佐郎求外出靈光郡守庚辰丁憂壬午服闋歷司成軍器寺正癸未拜司

諫移應教遷執義復入玉堂隨事進戒多所補拾薦拜舍人甲申又屢經三司仍兼輔德自丙丁後朝廷百度漸趨于恬嬉公慨然上萬言疏將欲明義理正紀綱漸爲自强之圖而未見採施焉乙酉居諫院劾吏郎沈熙世所薦非人熙世答問備多詆誣語公陳疏論辨 上以予已洞察爲批命遠竄熙世公又上疏言其罰太重憲府論救熙世且請補公於外 上以金某無罪爲教蓋熙世之所薦有受意肯於人者故因以左右之者甚多公雖荷 上見察得免郵罰亦爲一時所側目矣歷直講司成太僕正復拜執義

丙戌陞同副承旨時以試題涉時諱有考官論罪之
命公論救忤旨坐罷叙付西班兼承文院提調戊子
出守秦安郡節縮邑入補助堤征期月之間流逋四
歸未幾解歸鄕居吏民追思立石頌德己丑　仁廟
昇遐公自鄕入臨拜承旨尤菴宋公以掌令請對不
得見出郊外　孝廟驚悔命公往諭輓行蓋知公之
與宋公爲石交故也其後金文敬公之拜疏徑歸又
命公諭旨留行其敎曰令遣子弟爲其善導達予意
也文敬公於公爲叔父故也公自乙酉後忌嫉之者
已多而當是時收召山林耆德之士皆公之親與舊

時之見擯於清議者又疑怒公不已及至庚寅逆臣
嗾北人恐喝 本朝彙征之賢奔迸四出公亦退歸
田里因辭免上疏極論去私任賢之道頃之差實錄
廳堂上公不得已赴召以勤於史事有貂帽之賜其
在政院疏言趙相國翼之去位禮貌殊薄之爲未安
其在諫院疏請申明搜銀舊法使不得貿來段錦又
啓請禁豪貴之冒占樵採地辛卯冬公猶有不安於
内者出江原監司先是日恒陰曀公甚憂之上疏引
先正臣趙憲封事及夏侯勝所言洪範傳語爲戒因
此謗之者譁然及逆臣自點伏法人始服焉壬辰夏

以副提學還朝俄遷吏曹叅議自是 天眷日隆公
亦展盡底蘊以承 上意非復前日之低回矣其以
大諫入侍時 上臨筵折責臺臣公進戒曰 殿下
久勞於外旣少講學之日作其卽位又値多事之時
功利之說雜進性理之談罕聞每欲以智力把持致
令血氣用事誠願誠心典學矯治病痛使氣質之用
少學問之功多則動靜云爲自然純粹無疵矣甲午
春陞秩拜都承旨遞拜大司成兼同知經筵移拜大
司諫 上命仍兼國子雖他遷勿遞公旣控辭不得
則修擧學校規制飭齋任率諸生羣居講肄請以名

屬靑衿錄者許赴大小科外方儒生並屬鄕校又請
四學教授以名官有文學者兼之畀以課試之任
上並許施行焉時洪宇遠疏有 先王陵土未乾寵
姬殛死愛子竄黜之語兩司請遠竄 上亦慮宇遠
之言爲後世口實公疏論以釋 上意而且言其不
必罪略曰三代以後賢君莫如漢文友愛同氣莫如
明帝而淮南楚王俱廢死 殿下則不然徵與其姊
曲蒙安全恩意有加至於逆趙之行凶作逆上及
長秋則 殿下雖欲曲全 先王在天之靈其肯曰
予有後能奉行天討以安 宗社乎此則大義炳然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宇遠一妄人安能誣損聖德又安能使後世信其說乎 殿下非不知宇遠悖妄可罪而曲賜容貸者卽古人所謂彼一妄人於妄人何誅之意苟非克去己私物各付物何以與此爲 殿下臣子者獨不當將順其美乎遂卽出而停論論者甚韙之是時 上臨御己五六載而政治教化未能大慰人心朝臣媮惰度日無能任國事者公遂上封事首論治本之未立而委任之無其人其略曰 殿下未嘗留心天德王道之學欲以智力把持一世求見速效而意必固我之私又纏繞相仍擺脫

不得故發於辭令施諸事爲者多奮厲急迫之病少
和平寬裕之氣不能循則乎天理慰悅乎人心至於
殿下之臣亦莫不各私其身各私其家孜孜於身計
家務而汎汎於國事官政奉公之義廢蔑法之風成
如是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繼論得人委任之道引
苻秦柴周之任王猛王朴而請以我朝 世宗之用
人爲法敷求以誠隨器任使擇其奉公憂國明於治
亂者與圖國政以倣二代之治次而條陳職官田賦
兵政學制其論養兵之策曰古之養兵者官給衣食
戰具使之一於操鍊今則無此養之之具獨有一事

可以講求成周之制凡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又十五年成才者升之司馬不成才者受公田供租賦唐之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祖宗朝身役之法甚嚴公卿大夫之子弟亦莫不各有屬處舉一國無閑遊焉豈如今品官庶孽之子亦稱兩班安坐而無役乎謂宜遠倣成周中叅唐制近復　祖宗舊法除前銜生進初試入格元有身役與夫篤疾者外亡論權貴子弟忠義品官校生年三十以上歲收布二匹此非遽定軍役人情必不甚擾兩班子枝既納庸布則垠庻豈敢避役如是則歲

可得布七八十萬匹其不能贍養十萬軍兵乎其論作人之策曰當今士習渝薄交騖於利苟非大設教養之具無以作成人才今若稍倣二程之意使近侍薦其所知監司各貢其道之㫮延聘敦遣闢延英院於太學齋房使處其中本館堂上及師傅日與之討論經傳商確治道如安定湖學之規俟其學問淹通才諝練達然後陞聞朝廷別有除擢則庶幾有補於作興矣 上覽疏大悅卽賜對曰卿所論甚善皆可行嘗以卿爲名士通經術者不知識時務迺爾仍與之從容商確幾乎前席迺喟然曰事業未就而歲不

吾與甚可歎也自是契合益以昭融而亟欲大用矣
乙未春拜大司憲公旣以風裁自持日坐堂皇治事
不懈命賜表裏一襲奬其勤職公上疏謝曰臣聞爲
君難爲臣不易若臣之奔走供職廼有司之常此何
足褒異願 殿下常以爲臣不易勵羣下亦以爲君
難自勵於 聖躬奮發大志修明政刑擺脫規例之
陳陋洞觀義理之昭曠以正大制心以雄斷處事則
其國未有不興者也批曰勸戒之言允合予心可不
書紳服膺自古人君理難獨運能擧有司之常者今
幾人乎嗚呼其可勝諭乎間拜諫長特命移拜副提

學蓋 聖意在於引而自近以資啓沃也丙申正月
兼兩館大提學二月陞拜刑曹判書五月進吏曹判
書已而病作 上覽辭疏驚曰擢拜是任將欲與之
圖國事矣何遽嬰疾至此遣掖庭人慰慇勤至醫藥
相屬於路竟以是年十二月卒于第 上震悼輟朝
弔賻如儀太學生亦相率來哭明年二月葬于公州
儒城縣特命發卒護紼營兆公資禀旣高而目擩耳
染又不離典訓之內居家有孝友之行與人交誠意
藹然雖不以下學工程自律而平居潛心玩繹講究
而體驗之者恒在於洛閩文字以此發言制事沛然

若不經意而人莫敢難之爲詩文鴻鬯典雅絕不爲奇僻組織之習至於章奏明白剴切辭婉而理到一時諸公皆自以爲不及博極羣書敏於見解雖生面文字艱晦而不可句者一見如流略無艇滯其於歷代興衰治亂之迹以及山川城邑遠近兵食戶口多寡人物之顯晦出處自我東至天下之廣包括無遺尤詳於憲章規制之創始因革有問斯應如指掌焉公自丙丁以後每懷家國之痛不樂榮進自斥於外者屢矣晩被 孝廟之知遇思所以仰贊高世主之志而庶幾其有濟流俗之見或有以迎合爲言者則

公歎曰所惡於迎合以其中人主之私欲也今人主欲修政刑擧廢墜此可謂私欲耶又曰宋之南渡時論過於鎭靜朱子譏其大承氣症用四君子湯今之時勢何以異此公之執友平生相敬信期與致力於時者在朝則趙公錫胤而遽先逝矣在野則文元公高弟諸公而與尤菴宋公許與尤重嘗於乙未歲乞暇歸鄉往弔宋公於哀廬因與之論時事曰今日之事正宜汲汲於自修以俟可乘之幾而只是人才眇然 上每以是鬱鬱吾輩雖才力淺短惟當同心協力鞠躬盡瘁死生以之若其成敗之在天者則何

可逆料而有所前却哉願子自愛也及宋公入朝公
旣捐館矣宋公於筵席言　上立志不能堅定執德
不能純一且論因循之獘　上曰金某之說每如此
自其死不復聞此說矣何故壯歲而遽死耶仍歎息
再三宋公揜涕而出以語人云九萬於公以外黨子
弟從幼少登門得以習公凡公之才行志業固已序
次其大略若其標望之高朗容止之嚴重亦有絕等
於人者自公云亡吾未見其有似之者矣前輩典刑
日以寖遠不能無詩人苑結之歎玆以併諗於太常
氏而備壹惠之節云爾

刑曹判書李公請謚行狀 丁亥

公諱時發字養久姓李氏新羅開國大臣有謁平著籍慶州高麗初有金書賜三韓功臣號其後政丞臨海君塡益齋文忠公齊賢仍父子大顯而益齋之文章德業又著聞於中國入 本朝有平安道觀察使尹仁生昌平縣令公麟娶朴醉琴彭年女世傳有陰德生八男其第三禮曹佐郎諱龜以直道死於燕山甲子獄世稱再思堂贈都承旨是生諱渤贈左承旨是生諱憬胤贈吏曹參判是生諱大建進士贈左贊成早以文行名重太學配安東金氏副司直壽女以

隆慶己巳歲生公甫六歲而孤能自奮勵就學於族
祖李西溪德胤文詞日進屢冠場屋年二十一闡大
科選入槐院自以年少學未成復歸事西溪還朝未
幾當壬辰倭難時大夫人在淸州賊鋒將及公自京
疾馳省護避地 大駕已西幸聞問路阻遂從義兵
將朴春茂草檄募兵千餘人擊逐旁邑屯賊癸巳都
城賊旣遁赴江西 行宮疏請還都沈一松喜壽見
而歎曰自亂作後無此議論無此文章天將駱尚志
號知兵法 宣廟命簡文臣異日可任將者差接伴
官受兵法李鰲城恒福舉公駱將見公驚服曰 中

朝亦罕倫遂升拜大夫人於堂將還薦於 上曰李
某奇才願 王大用甲午以承文著作薦入翰苑拜
檢閱三日特陞典籍帶知製教遷兵曹佐郎兼訓鍊
都廳漢學教授承文校檢拜正言時言路追論鄭松
江澈甚急公引避遞拜司書李鰲城時在本兵以公
請練兵事啓還兵郎以自助焉兼春秋記事官文臣
宣傳官游擊陳雲鴻奉詔入東萊倭營 上命擇文
臣一人與俱公扮華服隨偵察賊情乙未復命陞正
郎以御史巡按湖西兼管湖南鍊兵詔使李宗城來
以御前遞事召還事訖賜綵段奬其敏復遣湖西陞

成均司藝丙申鴻山賊李夢鶴稱亂公卽馳聞發所部兵往討未及戰賊已平 上嘉公奮銳急病陞拜掌樂正忌之者言賊變本由李某鍊兵擾民公辭遞巡按之任歸清州李體察元翼辟公從事時倭聲言再猘中外洶洶進逼政階以贊畫使守忠州德周山城且於鳥嶺設柵爲固守計丁酉倭果大入由湖南繞出湖西公棄城還戰于清州部曲單弱不敵左次己而倭至稷山爲天兵所破遁歸公引餘兵追擊至義城而還復屯忠州天兵分路討倭授分戶曹叅議管軍餉俄拜慶尚道觀察使言者以清州失利擠之

收新命而戸曹之任如故又攝大臣儐楊經理戊戌
授分工曹叅議使築城于慶州公叅以聞見陳其不
便狀遂寢仍以戸曹管餉於忠州己亥復拜嶺伯獻
納朴敬業於公有宿怨劾遞之除星州牧使移慶州
府尹當新刳兵荒之餘拊循軍民治理大著州民立
石頌德辛丑陞方伯於是爲三除矣兼大丘府使進
嘉善階按道一年士民翕然壬寅上疏陳復讐之義
自强之策邊備形勢之便宜時鄭仁弘在道内張甚
而公一不問怒嗾其黨劾之且自陳疏論監司率眷
留營之弊時公方奉養大夫人故也　上察其修隙

狀不聽至癸卯甲辰連命仍任李體察德馨時留道
內與公體量水陸防禦諸事成籌邊錄以備故實晉
州之兵營固城之統營皆公所區畫也甲辰秋始遞
付同知中樞府事兼備邊司堂上移刑兵曹叅判且
兼都捴府副捴管實錄廳同知春秋館事乙巳以北
虜忽酋作亂邊聳推擇公拜咸鏡道觀察使陛辭
上引見宣醞且有弓矢豹皮馬裝之錫公至營忽酋
謝罪請款聞于朝宜因其請許之姑紓邊患羣議多
異同 上特從公議是後虜不復肆是年大夫人自
淸州就養在道遘疾 上聞之命劑送藥物下諭忠

清京畿江原三道給轎夫護送異數也公念忽酋之
一時覊縻不可久保申飭六鎭及諸要害邊堡設砲
樓架城廓築土障備禦諸具一新且以咸興爲一道
衝要而無子城因其地形高處築土城且命道內與
公同年生者來助役於是先後旁甲亦聞風爭赴不
日城成遂作亭名曰萬甲丁未建州奴酋始起公詗
知其用兵狀憂之曰他日爲我國患者必此也具聞
于朝已而與忽酋相鏖於鍾城烏碣巖下公方俟代
朝廷爲邊警仍任及秋始遞上萬言疏條陳本道便
宜事多施行還付同樞兼機密轉禮兵曹叅判副體

察使經理西北軍務戊申 宣廟昇遐差 殯殿都
監堂上承文提調出平安道觀察使詔使相繼來周
旋得宜民旣不病而兩使亦敬禮之夫人閔氏卒䟽
乞歸葬遞付西樞又改葬先贊成公疏乞解官申三
月心喪之制適詔使又至以御前通事召遂更管軍
國諸務移漢尹兵叅等職辛亥爲舟師大將壬子加
嘉義階公素與鄭愚伏經世善嘗抵書言及時事鄭
公辭連獄事下獄搜文書公書在其中並繫獄削黜
經三年乙卯除安邊府使丁巳換長湍未赴遞是冬
廢 母后議起公旣獻議斥之又不叅庭請戊午除

坡州牧使兩司請不叅庭請人並遠竄公棄官歸待
命巳未奴酋犯遼廣我國兩元帥亦敗降副體使張
晩在關西告病特起公爲五道贊畫使攝其事公至
關西疏請省貢賦寬民力又圖上江邊防守形勢又
置兩西十營兵且請廣屯田足食朝廷念久勞陞資
憲階賜書慰諭辛酉遼東失守公自永柔進安州整
勅諸軍且上劄曰虜將進犯北京而慮我議其後我
必先受兵請振紀綱而明賞罰任賢能而蠲征賦停
垂畢之土木削旣往之丹青收已失之民心祈永終
之天命光海馳賜尚方劒一口曰大將以下違命者

以此從事公以職非元戎不堪重寄爲辭不許而時
上下姑息無意戰守前後陳請卒歸沮閣小大軍務
又多遙制由是將士解體會玉江萬戶邊溢見胡騎
百餘過堡棄城遁遺其印符公以所賜劒先斬後啓
光海大怒下書責之曰卿之處事可謂猾矣溢卽戚
屬而有夤緣者也公知事無可爲遂引病控辭亦不
許遞晝則仰屋夜則撫枕癸亥春 仁祖大王反正
始召公還公之居邊已經五年矣 上引見問邊事
劄陳選將鍊兵之策嘉納焉差備局有司堂上兼知
義禁春秋館事以漢城判尹移刑曹判書甲子李适

反公受體察副使之命單騎疾馳行收兵進守平山城以待賊賊從間路直渡猪灘公遣別將李重老禦之違公節度敗死都元帥張晩自平壤躡賊後來與公會進兵薄賊戰于鞍峴賊大敗走時 上己南幸都人多汚凶黨公入京汛掃 宮廟凡附賊人載名之簿悉取焚之人心大安 上還都公與元帥迎于江上 上駐駕勞慰及策振武勳以公非主將只進正憲階賜白金仍帶體府兼司譯典牲鑄兵都監提調管江都保障三南都檢察使南漢築城之役俄以議讞不稱旨就理旋釋遞刑曹拜知中樞府事以屬

疾久解勾管江華之任乙丑又解體察副使時大夫
人在淸州患癘公力疾作行追呈辭疏 上命馳賜
藥物冊封詔使王敏政來公以國有大慶又力疾冒
敧艴還朝疾遂革丙寅正月初一日卒于京第自始
病 上遣內醫齎藥往視至殆又留醫診察以加减
聞及喪弔祭賻賻於數爲優以振武原從功贈左贊
成後以公季子入相推恩加贈領議政是年四月葬
于鎭川縣草坪里坐卯之原公資禀醇粹風儀峻潔
從容簡重未嘗以倉卒易其度每以不逮事嚴顔爲
至痛移孝諸父愛敬無間以孤童自奮親師劬學淹

貫百家而尤用力於程朱書然以决科太蚤又值兵
亂馳驅於戎馬之間不得究其素志爲恨樂賢好善
出於至誠稱慕如不及至其過惡則耻以爲言人無
貴賤一以和遇之而容貌辭氣自然有威重雖行間
驕弁域外殊類見之者無不嚴畏折服釋褐初先輩
諸公交口薦譽以之受知於　君上而一時名勝亦
莫不傾心願交焉危急之際屢當劇任機務浩穰命
令旁午而耳聽目覽口答手决案無留牘無不曲當
其聰明英果得於天賦者如此嘗卜築於淸州後穎
里樂其山水自號後穎漁隱文詞贍麗自成一家有

稿若干卷藏于家初娶驪興閔氏進士敬男女生一男慶衍三女適忠義衛李昌運掌令鄭百亨僉知趙重素後娶高靈申氏承旨應集女生三男慶徽文科吏曹判書慶億文科狀元左議政一女適府使徐貞履側室三男慶忠武科主簿慶善文科縣監慶從業武女爲叅判朴炡妾內外孫曾玄今至千餘人而其籍文譜登顯位者慶徽男寅煥叅判慶億男寅熽校理寅炳文科狀元觀察使寅燁方爲兵曹判書徐貞履男文尚叅議文重文科狀元領議政文裕禮曹判書文尚男宗泰方爲右議政子姓自出蕃衍熚赫近

古無二積善之報可驗於餘慶者如此云葢甞聞之
自古國家之有艱虞運氣流行天雖仁愛亦有不得
以禦止之者然當其時也必生之人之才使得以拯
濟此天之所以輔佑斯世者然也我國重熙累洽至
于 宣仁二朝連有南北之難此實百六之阨也公
於出身之初卽値倭寇之蹂躪宣力再造固多勞勩
然其時位猶未高任猶未專猶未足以盡公之才功
之可紀者止於彼而已猶非天所以當斯時生斯才
之意及至按節北關先詗女眞之用兵憂其滿萬無
敵光海時又受命西邊攝大將之權仗尚方之劒深

慮我之被兵必先於 中朝此誠志士才臣致身效
用之秋金城之圖旣上莊賈之誅繼聞而内無魏相
之任計上無齊君之許法策詘於沮撓威奪於譴責
其終無成成績亦其所也乃若 仁祖中興之初寤寐
英豪疇咨老成 天眷方隆國毗實重而功著於凶
渠之授首任大於諸軍之兼總藉令假公以年得當
丁卯丙子之難其所以敵愾捍王持危定傾必有爲
社稷之衛者而踰艾望耆遽奪之速及亂之繼作中
外靡爛終使國家反有愧於前後麗得文德卽贊之
力天之生才其意安在嗚呼悕矣謹次公言行立朝

之梗槩以請太常氏易名之典且以平日感慨於中者系之

韓興君李公請諡行狀

公姓李諱汝發字君實系韓山稼亭先生諱穀牧隱先生諱穡以文章節義仍父子大顯于麗季入 本朝奕世軒冕勳德相承高祖諱興畯同知中樞府事韓陽君贈左贊成曾祖諱洽司憲府掌令贈左贊成鵝興君祖諱義培策靖 社勳封韓川君丙子南漢之被圍也以公淸兵馬節度使勤王效死于雙嶺陣上贈領議政考諱穆以功臣嫡長例授軍銜副司果

甲子賊适之叛也隨內舅副元帥李完豐署軍于松
都軍潰爲偵賊入京中爲賊所得脅降且問完豐所
在以鐵棍打膝罵不屈死之事聞哀贈軍器判官後
以公貴加贈戶曹判書韓原君　今上辛巳以兩世
忠節並旌閭妣貞夫人延安金氏縣監希溫之女公
以天啓辛酉生甫四歲韓原公將赴松都手撫公言
匪久當還及歿鞍馬獨還公常號而求之家人諱不
言其實一日與羣兒遊一兒言其死事狀公哭仆于
地見者驚痛焉喪制未訖韓川夫人率公往完豐所
完豐夫人饋之肉且使與羣兒舞公涕泣請歸仍附

耳語韓川夫人曰吾雖幼穉乃喪人也饋肉而且使
舞是以求去座中爲之下淚韓原公遇害在昭德門
内公終身不由其路雖早孤慈訓甚篤且能自力學
業纔踰舞象中解額未及省闈遭丙子亂奉祖母曁
母兩夫人避兵江都城陷兩夫人並騎一馬公執鞚
走海邊中流有一船求濟者衆船人拒不許公獨挺
身入水哀號以乞凌澌沒肩立不移船人憐且壯之
援之以上及韓川公凶問至徒步往戰場捧認於原
隰積屍間歸葬于德山先壠仍奉親居焉韓川夫人
年高多病藥餌厨供無不竭誠致之以盡志物之養

金夫人旣寡素食三十年晩得腫甚危公日夜號泣
不食請進肉汁感而許之得痊完自少勇力過人能
超兩大牛與人角力無當之者三十一登武科壬辰
拜備邊郎筆翰敏速應對周詳廟堂諸宰莫不許與
一日持文書往朴判書遂家時天寒夜深坐公於廳
外問所持文書中語顧無燈燭而適有爐在旁公憑
爐取明讀而對之如流朴公以爲暗誦大奇之稱擧
於公座公色逡巡告以實朴公尤奬其誠慤拜都捴
都事陞經歷癸巳出肅川府使政擧民懷有去思碑
甲午進折衝階拜滿浦僉使乙未移永興府使丁王

母憂遞戊戌拜長湍防禦使陞忠清兵馬節度使己亥特除會寧府使進嘉善階襲封韓興君府與清人隔江丁丑講和後互市於本府來無定數留無期限供億侵撓靡有紀極公馳報道臣轉聞朝廷移咨北京商胡毋過三百五十人留住毋過二十日遵行至今公之初莅適値市期差胡取捷徑自東門入公枷舌隷而責之曰使大國差官不由正路是汝之罪罪當斬差胡聞之慙謝曰此吾之過乞貸其死前此差胡來者作挐甚公與之約使不得無故出舘胡人不敢違積獘始去邑民鑄銅紀績庚子移拜三道統制

使廟堂以前任人病重南北路遠難於及時交替啓
仍公前任辛丑拜南道兵馬節度使癸卯移拜都捴
府副捴管兼訓局馬兵別將甲辰拜北道兵馬節度
使丙午瓜熟鄭相國太和以居官清謹軍民稱便啓
達前席加任一年丁未復拜副捴管兼御營中軍拜
訓鍊都正兼捕盜大將戊申正月以禁軍別將入侍
召對下詢軍務翌日特除兵曹叅判力辭遞移漢城
左尹旋又特除工曹叅判己酉出平安兵馬節度使
陛辭 上引見語及邊事或有言安州爲賊路衝城
池且不完脫有緩急宜退守寧邊藥山城公起拜曰

臣武夫也唯知守死封疆不知其他及莅任課技藝
繕器械事無不舉丁丑以後西北城池之頹廢者以
畏忌嘖言一無修治公在會寧託以遊觀創建城樓
在北營補築毁城至本營亦經營木石未半歲遞歸
未就西關田案失於兵燹改量時各邑鎭堡城内居
民家基混被收稅公啓聞蠲稅時訓鍊大將李浣辭
遞鄭相國太和曰前任人法明而令信諸事皆已井
井就緖必得重厚不喜變更者繼其後可以遵而勿
失遂薦公以代俄以親嫌移授御營大將復拜右尹
兼備局提調庚戌以脚病辭不允遣御醫看病辛亥

正月以病不得赴朔試射政院請推考 上令勿問
且命後不赴射二月乞浴溫泉陛辭納密符 上命
仍佩且宣醞錫賚甚厚臺官以宿衛主將不可久外
請遞不允公又陳疏固辭疏入將四十日不下公還
到城外又疏得遞七月復拜副捴管捴戎使冬特旨
復將御營壬子夏拜左尹大臣請遞使之專察將任
七月乞掃先塋仍帶任往來癸丑丁母夫人憂乙卯
服闋復拜右尹入侍陳江村民受困運氷之役及守
直諸宮家穀船之獘 上遂下令禁之十二月出爲
水原府使丁巳復將御營公以耳聾辭 上答曰卿

年老宿將重聽何傷卿之脚病予已知之安心調理
因災異下詢諸臣公請蠲免兒弱身布蕩滌物故納
布戊午正月大臣以病重聞 上特遣御醫持藥物
看病隨症書啓屢疏辭優批不許三月始議廟堂並
解本兼職己未差勳府有司堂上庚申筵臣言勳府
有司必以正二品故從二品之差是任前有陞資者
上命加資憲階時新錄保 社勳公以爲有司自是
親功臣例兼連疏力辭而不得免壬戌拜知中樞府
事病未出謝陳疏乞遞兼辭勳府有司大臣知公至
意啓遆前席先解勳府有司繼以呈告解知樞癸亥

五月卒于京第訃聞　上輟朝二日弔祭如儀葬時
平日部曲之執紼哭送者塡咽街巷哀之如親戚捐
館初金相國壽興啓曰李某累登將壇而身死之日
家貧無以營葬　上命題給葬需葬在仁川烏洞雲
谷里坐壬之原配延安李氏大司諫袗之女後配慶
州李氏學生公亮之女前夫人出一女適縣監鄭行
萬後夫人出四男長工曹判書襲封韓城君基夏方
任訓鍊大將次基漢平市令次壽千次基明二女長
適縣令徐宗震次適掌令梁聖揆側生四男長基亨
折衝僉使次基華基郉基萬公狀貌魁偉語音洪亮

寡笑與言不露圭角與人恭謹喜慍無迹雖在倉卒
未嘗有疾言遽色出掌邊閫入典宿衛士懷其德人
樂爲用至若律己淸苦又於朝臣中罕有倫比所至
府庫充溢以致露積事母夫人娛侍百方至老不懈
雖細事必稟乃行俸祿亦未嘗擅用一毫及守制雖
盛暑必衰服終日訓子弟未嘗呵叱徐言溫諭使之
自覺雖僕隷之賤亦不以聲色加之立朝三十餘年
一不遭郵罰之及焉平生未嘗言人臧否論政得失
廟堂之會非軍國事默然無一言每當除拜輒踖蹙
不安曰何以稱塞非三四祈免不出出亦不久輒以

時月免其爲摠管也有一近宗以同僚來訪公謂之
曰外朝宗班途道殊異况某方叨將任尤不可往來
公子慙而去在外闔萶苴不入京入朝非公事未嘗
至公卿之門以此出入甚罕客亦無無造門者捕盜廳
刑杖甚酷被訊者多誣服公之按問也每令各置罪
人不使相通而往復盤詰審其情僞往往不待刑杖
先自吐欵以此絶無濫刑而寃枉得伸焉在京兆時
有姦吏作僞券閱歲三呈公初得其紙向其吏而扇
之再則置諸席間而牟露之以愧其心至三犯繩以
重律府中皆畏服不敢嘗試以疑似性好飮及受將

任 顯廟戒以任大責重不宜過飮自後絕不近杯
勺屢秉戎鉞官位隆顯而先業之外田宅不廣一區
藏獲不增一指或有勸爲子孫計者公輒笑曰各有
命焉何足挂意凡諸行事必存遠慮其在御營施賞
每加愼惜曰無事時若先厚賞臨亂又何以激勸論
者或病其斬固鄭相國太和方爲都提調聞而是之
至于今日軍賞漸增而意望無限猶有以爲不滿者
人始服公識慮之不可及云記余於 顯廟甲辰歲
忝長諫垣時公新膺北閫之命以例過辭余從容移
晷因得以觀其外而窺其內心竊以爲國有緩急可

屬以大事者唯公而已其後余多宦于外又以罪去國不得更與公相接而公已淹病有年旋下世矣每以不得交平勃之歡以輔我　王家爲恨今韓城君肖公之風繼公之任思欲紀公遺績上請節惠之典屬筆于余余乃追想槩範森在心目考論行治備得平生其忠信篤厚嚴毅沈密士心附而　上意注者置諸漢廷何遽不若趙營平而第少不當凶奴無以著潰圍陷陣之勇晩不値西羌無以見持重制勝之略雖然古之虎臣固有遭時承平不得樹立事功而其隱然威重自爲國干城者史家以爲折衝厭難勝

於亡形豈非如公者流謂歟謹次公梗槩以俟太常氏採焉

贈吏曹判書高公請諡行狀 戊子

公姓高氏諱從厚字道沖號隼峰其先出耽羅星主及麗朝賜籍長興入 本朝左通禮諱自儉始居光州曾祖諱雲禮曹佐郎贈禮曹叅判祖諱孟英大司諫贈左議政考諱敬命工曹叅議贈左贊成諡忠烈號霽峰壬辰倭冦之難倡義兵殉國事具載國乘妣貞敬夫人蔚山金氏副提學百勻之女以嘉靖甲寅歲生公自在髫齔端重異凡兒鄭林塘惟吉嘗选女

奴抱來使夫人親自梳櫛曰此兒氣度安穩他日必
爲篤實君子云甫及志學之年學業已大成年十七
登上庠二十四擢文科初隷校書館改成均館序陞
典籍移監察又遷禮曹佐郎戊子拜臨陂縣令以儒
雅爲治而與時議不相得爲臺官所劾罷辛卯選知
製教又爲時輩所彈去公恬然無幾微見於色侍忠
烈公家居有優游卒歲之志壬辰夏倭寇渡海直趨
漢都而我師在處崩潰無禦之者忠烈公與公及公
弟學諭因厚洒血糾義誓赴國難其時本道巡察使
李洸盡發一道兵行到公州聞 鑾輿西幸都城不

守驚怯罷陣還及其再徵兵人皆逃匿忠烈公與前
府使朴光玉奔走曉諭收合潰卒使公兄弟分領其
衆追到水原付牧使權慄陣中仍欲西赴　行朝路
阻不得進而廻忠烈公已建義旗于潭陽矣公迎謁
泰仁轉往金溝廢縣募人傳檄耽羅請得戰馬由金
堤臨陂諸縣收募兵糧會忠烈公于礪山傳檄諸路
達于　行在忠烈公將自恩津整兵北上會黃澗永
同之賊踰入錦山完府之勢益急麾下將士皆欲還
救本道忠烈公亦然其計遂移兵進討錦山賊與防
禦使郭嶸分爲左右翼義兵蹴賊于土城賊多死傷

不敢出而官軍不肯助戰日且暮遂退師還陣是夕防禦遣人于忠烈公議兵事公進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制勝今若與賊對壘留宿恐有夜驚之虞忠烈公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耶我爲國一死職耳公不敢復言翌早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諸軍皆望風而潰義軍猶爲獨當之計士皆持滿以待忽有人自後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亦從而潰勢如狂瀾橫决不可復止公所乘馬適蹎倒荆棘方欲撥起勒馬從奴鳳伊貫仁自後鞭馬疾驅曰今公出去已遠矣遂急馳幾三十

里始知忠烈公與學諭殉節陣上墜馬隕絕良久欲徒手赴敵死左右抱止之曰事已至此徒死無益且先令公體魄方在積屍中今公又死誰當收殮之者公遂俟賊去徒步入戰場得忠烈公遺體潛瘞錦山山中八月募人更往奉忠烈公及學諭二體而來始得棺殯日夜痛哭曰父子兄弟臨危相失吾獨偷生此天地間罪人何面目立於世乎葬訖卽欲從事義兵大夫人號哭止之曰汝父汝弟俱死汝若又死我以未亡餘喘將誰與爲命乎吾當先自決不忍復見汝死公於是乎欲從義師則恐傷大夫人之旨欲從

大夫人命則又恐失枕戈之義遂閉戶深處晝不見日夜不然燈米飲罕入口氣息將絕大夫人泣謂公曰吾所以止汝赴義者本冀汝生今汝病將死等死寧從汝志也公卽起進饘粥往請元帥得領本道寺奴之衆遂傳檄遠近收兵聚糧以正字趙守準爲繼援將且報體府以本州僧解政爲游擊將以金麟渾高敬身等爲軍官起兵之日自號以復讐義兵將以正字吳玭爲從事官部將吳有爲副將鳳伊貴仁等亦從高敬兄者忠烈公之庶弟也亦願以偏裨行公曰吾有病母弱弟無人救護願叔勿行也敬兄曰吾

聞兄弟之讐不反兵遂涕泣隨之公亦不復止出師日再拜泣辭大夫人旣出門復駐馬下坐握季弟手曰今日永訣慈顏乃忘授爾日課之學仍從容授之曰人而不學無以爲人爾其勉之無負吾意聞之者莫不歎息流涕配李夫人率二子避兵安東本家聞公將起義討賊冒死奔赴僅達黃溪農舍公已治兵于本州之折楊樓下矣使侍婢傳言請與相訣公曰我已在軍中不可去夫人又使婢送二子往訣長七歲季五歲公各抱置膝上撫其背曰吾以汝爲已死今尙生耶解裏衣使二子傳于夫人以爲訣左右皆

泣不能視公轉鬬至嶺南義士稍集軍容漸振而糧
運不繼士有饑色然公悲憤激厲出於至誠人皆感
動終無散意時官軍皆聚于咸安等諸郡公亦往師
河東以覘賊勢賊酋淸正嘗不利於晉州恚甚合兵
數十萬自釜山直指晉州必欲雪前忿仍蹂湖南巡
邊使李蕡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洪季男義兵將
郭再祐等皆避去獨金海府使李宗仁倡義使金千
鎰慶尚右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巨濟縣令金
俊民泗川縣監張潤奮義兵將姜希悅敵愾義兵副
將李潛等數十人各領兵來會公見晉州勢急促兵

入城謝遣軍中欲去者留者猶四百餘人巡邊使傳
令於公使出與居怡季男等合勢爲外援城中將士
見公舍哀卽戎柴毁已極意愍之亦勸公出公終不
從蓋意在必死也倡義使與公議使佐郎梁山璹奉
書乞師於天將劉揔兵綎書卽公所撰也劉見辭旨
激烈爲之歛衽改容而亦無出師意晉州受圍九日
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黃進金俊民張潤相繼戰沒牧
使徐禮元恇怯先遁諸軍大亂皆走矗石樓公知事
不濟與金千鎰崔慶會北向再拜仍與吳玭金麟渾
高敬兄同赴南江死卽癸巳六月二十九日也鳳伊

貴仁亦赴水死吳宥與李宗仁姜希悅李潛奮劒擊賊力盡死公之就義也一武士在側見公將赴水泣請我習水善泅可負公渡公曰吾以不死錦山爲恨今可求生乎汝如生還以今日事言於吾家武士郎公之隣人也雖歲久之後每道此言嗚咽不能已公之遺體失於晉江以禮不許招魂葬不置墓事聞贈都承旨 王世子亦別遣官致祭其後加贈吏曹叅判兼職如例乙未棹楔門閭辛丑配享忠烈公褒忠祠 今上戊辰湖南儒生白光瑚等上疏請公及公弟學諭公並贈諡朝廷許之且加贈公資憲大夫吏

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捴府都捴管先
贈正二品職然後賜謚朝典也公初配宜寧南氏有
二女長適梁山軸次適柳適進士後配固城李氏生
二男長傅立忝奉次傅言一女適洪鎬大司諫梁有
一子昪容應教傅立有四男斗一斗紀縣監斗平忝
奉斗應傅言以斗紀爲後洪有二子汝濂汝河司諫
斗一有二男可遠可觀忝奉斗紀有四男可翼可寅
進士縣監可賓可謙斗平有二男可廸可永斗應有
三男可臣可久可大可遠以可寅子漢慶爲後主公

祀曾玄以下多不悉記公天姿純正語默動止各有常則平居嬉慢之語懈惰之容不見於色辭見者皆肅然釋褐十五年僅得一小縣人或以坎坷爲言則公笑曰人生窮達在天士君子處身當勉其在我者而已爲文章俊逸警發操紙筆立就起義兵後凡其檄文之及於遠近見之者無不於悒流涕其募馬濟州檄有曰投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毋曰天下無馬語意警絶對偶天成一時傳誦象村申相公欽嘗曰人有才如許終於落拓並與其文章而廢之枳其掌綸之選進退與奪如此如之何其不

召外寇云世之譚者以公之父子兄弟俱死於義比之卞成陽而公之姊盧氏婦從妹安氏婦駡賊伏劒而死庶叔從奴亦並公效命玆乃卞氏之所未有嗚呼悕矣且公於家國之讐不忍共戴一天則一死固其志也雖然無益於事而徒捐其生亦非公素計晉州以一片孤城當十萬巨寇其必敗之形不待智者而可見然公耻與在外之諸帥觀望甘與入城之羣賢併命者蓋以賊鋭鋒旣鈍於晉城則餘毒必殺於湖南晉城之陷卽所以摧賊之凶威湖南之保卽所以爲國家中興之基本然則公之一死其處義亦審

矣夫豈盡無復之而感慨輕生者比哉朝家於忠烈公所以褒忠節惠者哀榮無憾而公與學諭公久未有易名之典士林之鬱望久矣及今章甫叫閽並得恩命將纘公事蹟上之于朝以備太常之採而公之所樹立卓卓如此有不待文辭之揄揚只舉其家狀中人人之所共傳道者序次其終始焉

西溪朴公言行錄 甲申

乙酉冬公委禽於先君之門時公年十七而文學已優李杜韓長篇詩每夜掩卷誦卒編且長於詩律每有所作先君亟稱之時叔父判書公及余與之同作

以獻先君則先君曰朴郞之詩非汝輩所及也且天性固執不變所守新婚時綿紬染色衣皆不服只服木綿素衣而已於書籍經史子集無所不讀讀則必窮解其義與人論辨勿論親踈必抗論極言俾己見乃已金叅判始振素以通解古文自負公與之一二接輒言金公所解之誤金公以年少易之且苦且笑久之心服凡有所疑必就質於公仍許與甚重寄余詩章甚多而今皆忘尚記其戊子秋過漣川大灘所作七言律一聯曰逐水船將紅葉下眠沙人共白鷗閑警絕可誦

壬辰秋儒生庭試公所作擬表當居首而一簾有供字作平聲用試官有以爲去聲者命官鄭公太和以爲簾若有誤則雖不可爲魁亦可置第二仍取筆點供字其後知供字之兩用於平去甚惜之云

公出入兩司數年之間其所擧劾者金佐明刑判及李殷相之大司成任義伯之都承旨而其所論列金不假借時議快之李參判敏廸見公啓辭笑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領相鄭公太和語客曰朴某有乃父之風人之門地不可不見也朝廷時有別薦之命鄭公以可合擢用薦公

壬寅秋先君自鎭川遞還公來拜金叅判始振亦來見公靴子破落曰名官所著如此有駭觀瞻請以吾靴易之脫而贈之公固辭不受金公曰君以吾爲趙挺之耶何乃固執如此公終不受金公乃隣居朝夕相從許與之友且無勢位形迹之嫌然其辭受之際自守之嚴如此

公於意所不合者不忍一事之苟合不忍一人之苟容以此雖以名父之子擢巍科登顯仕而交親往還者無一人至於有盛名爲一世所歸仰者尤不欲一與之相接自知蹤迹之不可久處於朝廷遂決勇退

恐窮餓四十年人不堪其憂而終不改其志也
公平日言論與余相接者言之公自少有特立之志
拔俗之氣嘗謂余曰欲學古人當先學其氣像氣像
好時凡事皆可自其中做出氣像若低下則文學智
慮雖或有過人者皆不足觀也余以不才先登第居
要路公嘗勸余曰凡朝貴之有權力名譽者雖有大
段所失居可言之地者不能無畏憚亦有所顧藉不
敢直斥者滔滔皆是也然事之是非自有衆心之所
同然終有所不得掩者君須先於此著意勿至於蹉
跌可矣

戊辰七月余以領相言杭事有圍籬慶興之命路過公居之下公出見路左仍與同宿余曰吾以當國大臣言一近宗事至此此余不能開導斡旋之罪不勝其愧公曰不然凡人臣言事雖不得 上之開納以致罪謬之及身猶可爲國家得力且彼爲近宗者因此懼而知改不及誅夷之境則其於公私豈不俱善乎

甲戌夏余於罪廢中以首相承召入京以張希載事攻之者蝟起公嘗以宗祀入京余就宿於公之寓所問余所以自處者公曰凡今士大夫蒙被國恩祿養

者三百年皆當先爲　國祚靈長之計而各顧其私其於根本大體全無顧藉之心此乃國家無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負國家也吾不勝痛恨君若以此立心其他人言之紛紛有不足恤者矣

乙亥夏余爲金鎭圭疏攻避出於樓院先壠之下距公居數里公來見余曰爲大臣者人言雖不可不避上意無所撓惑公論皆知其誣則不可以此輕爲去就當此時國事爲重身計爲次承　上命還朝爲可云余於此雖不得從公言亦感公先公後私之義至于今不敢忘諸心也

余於公言論其不合者亦有之若近日　端宗大王復辟禹貢黑水之類余之迷惑雖不敢舍己而從公然凡公所言毋論與余合不合皆知其直出於心腑之眞實無一毫回互而移易者此所以沒身而信服者也

藥泉集第二十三

藥泉集第二十四目錄

家乘

藥泉集第二十四

家乘

族譜序

南氏得姓始自新羅傳以爲唐天寶十四載玄宗幸蜀從臣金公諱忠以按廉使奉使日本漂到新羅禮州即今之寧海也公曰中外一天下莫非王土願居之景德王奏天子許其依居之願以其中國汝南人賜姓南改名敏封英毅公卜居英陽仍受籍云後至麗朝有兄弟三人軍器注簿同正諱洪甫樞密院直副使諱君甫固城君諱匡甫也洪甫仍貫英陽君甫

移貫宜寧匡甫移貫固城譜始三分君甫後孫諱在
佐我 太祖爲開國功臣封宜寧府院君領議政贈
謚忠景配享 太祖廟庭宜寧之南始大今之顯者
多其後也有舊新二譜而年代遥遠記載甚疎故判
書銑裒聚修正而亦多未備頃者故叅判益熏訪問
諸宗添加成帙按節北關登木廣印頒遺族人使遐
苗微裔咸知得姓之所自來泒流之所由分其追遠
之誠收族之誼可謂勤且厚矣今觀譜中所記自受
籍至移貫爲五百餘年而書牒者僅六代其多遺失
可知天寶幸蜀時從臣之奉使日本漂到新羅唐書

東史俱無所紀按廉之職又非天實時所嘗置此皆後人口語相傳隨聞以錄無可考證者也其及今唯當於密直以上疑以傳疑密直以下信以傳信而已閔馬父引詩之言云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不敢專也今其疑其信所自來久矣安敢沒也蓋聞成周之制掌受姓有司商之官奠繫世有小史之職姓氏族世何與於邦國之治而設職建官如是其重且複乎余意天下者一國之推也一國者一族之推也一族者一人之推也今自一人之身有姓而著其籍有族而立其宗有譜而紀其世使其統緒明於後

而流風猶存親愛及於遠而遺教不泯則是一人之化成於一族也夫然則自族而國自國而天下其化之漸成猶反手也聖王之治所以爲重夫豈徒然哉惟其如是故所貴乎修譜而稽其本源辨其系派者爲其崇德象賢無忝其所生也英毅公以羈旅之臣禔躬壽後終成海東之盛族忠景公當板蕩之時經綸草昧遂爲帶礪之功宗此實後孫所當襲其烈繩其武罔墜於無窮者也今若但爲著世次紀官位欲以較高卑定甲乙則豈今日所以修譜之本意哉益熏之仲致熏尹慶州自海路運致刊板及其解歸又

移送宜寧密直府君墓下其季至熏方牧晉州將經紀藏板之室以爲久遠之圖云時崇禎紀元周甲後丁丑八月後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九萬謹序

世乘序

靑陽南使君磐㓜安即余十代祖忠景公之十一代宗孫也一日示余其手錄家乘自忠簡公以上余之所同祖也自宜寧君以下㓜安之所分系也始于我始祖訖于其先大夫採摭有据紀載無遺其述家風而陳世德夫豈潘文陸賦浮華夸詡者比哉余㓜而

寡聞老益昏鈍凡於先代之遺文故事實多眛眛令見幼安之所輯始得識其所不識豈不幸甚嗚呼幼安承百代不遷之祀爲諸族人祗事之宗於是乎可無忝矣余於此仍竊有所感焉惟我先祖忠景公忠簡公當國初興運極盛之際仍祖孫爲相功紀旂常事光簡策其磊磊軒天地固無待於麗牲之顯刻然而以後孫追慕之意言之其所以表幽阡只數字片石而已無乃過於儉而太不稱乎且我先祖之苗裔承餘休而襲冠冕奕世蟬聯至于今未已乃於國典葬令所得爲而不爲者累百有餘年矣凡我後孫何

能無不悛於心乎矧安篤於追遠旣著此家乘幸望又推其意勗率我諸族人咸竭其力之所及使螭龜之制得成於二先祖之塋域以永示于無窮則此實宗子事也亦諸族人之望也歲在戊寅二月五日宗人九萬再拜謹序

十四代祖考高麗通憲大夫樞密院直副使府君墓追誌

高麗通憲大夫樞密院直副使南公諱君甫自英陽移貫宜寧縣衣冠之藏亦在縣而世遠失記徵夢而得之改封樹石如始葬焉事具載崔簡易岦所著墓

表陰記今過百年刻畫幾不可辨宗人至熏方牧晉州改石刻表陰記則燔磁爲誌將以瘞幽云蓋聞以田奴給齋寺且復役俾守墓我高祖承旨公實始之而本道右兵使以典巡察使[illegible]統制使斗柄宜寧縣監斗長軍威縣監得朋松蘿察訪宗伯固城縣令夢賚宜寧縣監斗樞漆谷府使聚星東萊府使益熏義城縣令尚熏新寧縣監致熏又先後出俸餘增置僮田巡察使銑且築墻立門以時開閉令之改石則右道兵虞侯澤主其事而尚熏又牧星州致熏又尹慶州合而成之崇禎紀元周甲後丁丑八月日十四代

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九萬謹誌

十二代祖考高麗奉政大夫知靈光郡事贈門下侍中府君墓表

公姓南氏諱天老祖高麗樞密院直副使君甫始籍于宜寧考豐儲倉副使益胝公知靈光郡事暇日出游於郡之屬縣森溪鳳棲洞得一丘樂之曰吾死則葬此卒于官家人殊不以前言爲必信將返于故山靈輿到鳳棲洞不前遂葬焉公有三子乙蕃門下侍中敬烈公乙珍叅知門下府事乙敬贊成事敬烈二子曰議政府領議政忠景公在三軍都捴制剛武公

閭俱佐我 太祖爲開國元勳自茲以降名德相承衣冠之盛至于今未艾沿流泝源實厤于公公之劭躬壽後所以爲訓者可知而年遝蹟湮傳聞無徵嗚呼惜哉嘉靖丁巳七代孫致勤節度玆道樹表墓門石今泐字欲滅十一代孫潭陽府使𢕟星十二代孫長興府使聚星十三代孫高敞縣監彥昌鳩工攺石十二代孫左議政九萬謹書識之以聮于來許時崇禎紀元後四十三年丙寅五月日也

十代祖考純忠奮義同德開國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春秋館

書雲觀事修文殿大提學 世子師宜寧府院
君 贈謚忠景公府君神道碑銘
維我南自英毅公諱敏賜籍英陽簪紳相承至高麗
中葉有樞密院直副使諱君甫移貫宜寧是生豐儲
倉副使諱益甝是生靈光郡事諱天老是生檢校門
下侍中敬烈公諱乙蕃是爲公四世而妣雞林崔氏
㕘議莊之女公以忠定王三年辛卯歲生初諱謙歲
辛亥李穡知貢舉公中同進士第五歷職無玫時當
麗季極亂 聖祖將與公志存經濟契合風雲及乎
禪代之際有辭功避賞之意遯于遐外 太祖旣受

命思公甚物色求得賜名曰在蓋喜其尚在也公自
字以敬之蓋敬　君賜之意也策開國勲一等拜中
樞院學士兼司憲府大司憲封宜城君疏陳創業先
務十一事二年癸酉六月差奏聞使將赴京　上遣
公弟將軍賫賜衣酒九月回自京師啓言　帝厚待
且命自今後三年一朝及三年甲戌　帝怒本國表
辭倨傲朝廷將遣使以辨　太宗以靖安君自請行
擧朝皆危之公曰　靖安君有此行吾輩枕枕死於
此可乎亦自請以副价行行中諸人或有不盡敬於
侍御獨公執禮甚恭及如京事解　帝優禮遣還四

年乙亥二月遭敬烈公憂七月　上引見于便殿勸以薑桂之滋五年丙子十二月以藝文館春秋館大學士爲都兵馬使從都統處置使金士衡征一岐對馬等島　上出南門外餞之翌年正月還師七年戊寅以政堂文學奉命致祭松岳聞芳碩亂作弟誾爲罪首還謫于諸　王子有欲並害公者　太宗曰在素不與誾同心其歸我第及事定宥放于外俄召還庚辰正月　定宗卽位公於闕庭大言曰卽今當立靖安君爲儲嗣不可緩也河崙因公言上言于　定宗曰天意人心可知請早定位號　定宗許之　太

宗定策之功公實首發也泉 太宗即位首置 世
子書筵官以趙浚及公與鄭摠學業可備勸講命各
從官品拜師傅賓客等職三年癸未拜慶尚道都觀
察使 上聞公因禁令斷酒而勤於職事慮其生病
十二月賜内醞于任所仍命自今服藥用酒四年甲
申五月拜議政府贊成事十月臺諫刑曹以李居易
之黨劾公 上下三省官于巡禁司鞫問命公視事
公詣闕謝恩且陳昔者效力危難之際 上曰卿雖
不言予豈不知卿其勿疑八年戊子持平崔自海論
事忤旨勒歸其家執義權遇等並待罪公以大司憲

言于　上曰臺諫人主之耳目言雖不中亦不加罪
者所以開言路廣視聽爲萬世計　上卽命自海等
就職十四年甲午拜右議政宜寧府院君監春秋館
事掌試取士　上曰權蹈成槩李賀李隨皆朝士也
無中試者可見掌試之公　上以高麗史恭愍王以
下事多不實命河崙及公攺修同年陞拜左議政十
五年乙未解相職以勲封兼修文殿大提學　世子
傳十六年丙申拜領議政已而免　世宗元年已亥
十二月十四日以勲封卒于第停朝市致賻賻庀葬
具太常議謚曰忠景　上備法駕率百官幸公第賜

祭弔孤其祭文略曰惟卿廊廟偉姿山河秀氣有貫穿百家之學有酬酢萬變之才翊戴 聖祖開億萬年無疆之洪祚當我 上王入覲天庭陪從跋涉捍禦艱難逮至踐阼裨益弘多在予冲人尤爲藥石矧卿於寡人有舊恩之好卿之孫則有連姻之慶謂將儀表百僚弼亮四世今其已矣何以爲心 上王遣宰臣尹淮齎教賜祭其文略曰惟卿性資英豪識見高邁仗義決策密定創業之宏規應天順人協贊開國之偉績曩予朝覲之日乃爲副貳之官不憚跋涉之勤勞實同甘苦於蚤夜逮當纂承之後益申弼亮

之功何知一病之作遽爲九泉之遊興言及玆慟悼無已初 太祖之定鼎漢陽也親卜僊寢於健元陵以陵外佛巖山注洞之原賜公使之陪葬於後日且賜旁近土田藏獲使傳之永世爲守塚戶先葬敬烈公繼葬公焉公之舊宅漢師南部明哲坊第二里城底亦國初定都時術者以 上命擇基賜之者也公別構一堂于宅之西南隅揭號曰翠微寔終南山之末及上處也宅邊有一巖其狀類龜公以之自號曰龜亭公豁達多大略外似不檢內實明察文章平正清麗尚論者以經濟之器曠達奧雅之目歸之旁通

筭術能究前人所未解者世謂之南筭四年壬寅以
上王之命追配　太祖廟庭遣使賜祭配食如禮
健元陵碑陰列功臣四十人而公居第十四其後亦
列於　獻陵碑陰前配卞韓國大夫人坡平尹氏侍
中璀之後判三司事坡平君靖厚公虎之女先公卒
葬于松都之天壽院後後配淑安宅主南陽洪氏觀
察使彝之女葬地闕未聞尹夫人育二男長景文兵
曹議郎次景武議郎有三男長左議政智次直提學
簡次宜山君暉尚　太宗女貞善公主公以間世之
才妙年發軔經綸草昧晚歲持衡保佑盈成其謨猷

籌畫軒天地懸日月討必有不勝僂指者然今年代既遠家乘多佚至若金匱石室之藏又非外人所窺玆用搜輯稗史斷爛之餘掇拾子孫口語之傳略成文字如右嗚呼此何足以揚前光而垂後觀也雖然當時紀實之語猶幸有　獻英二廟致祭之文公之偉度豐烈此亦可得其梗槩矣昔漢之得天下定宗廟陳平之功居多而自傷其多陰謀曰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宋之諸功臣如曹翰者及身死子孫有行乞而曹彬獨以厚德遺後奕世逦顯若公則諸孫及公時已貴盛而下世今三百年苗裔蕃衍愈久而未

艾此又曹氏之所不及噫欲知水源當觀其流之近
遠欲知木本當觀其葉之榮悴今欲考公之德可證
者在此紀事之詳略又何足問也銘曰
天命神武拯濟荒屯締構之功必藉良臣麗運欲訖
聖祖勃興奇才異人如響斯應維時協策曰有忠景
勳則開國位則議政旣贊其創且佐其治蕭法曹守
兼而有之歷事　四朝鎸功　二陵陪葬　寢園配
食　廟庭顯顯令德受祿于天生榮死哀其孰與肩
又有賢孫黃閣繼登餘慶之遠及于雲仍俾爾熾昌
維公是庇凡我同宗宜念所自睠慕流風年已三百

墓道無樹裔人之責玆綴遺聞系之以詩刻貽永世期以無期

十代祖妣卞韓國大夫人坡平尹氏墓表

有明朝鮮領議政宜寧府院君贈謚忠景龜亭南公諱在之元配卞韓國大夫人坡平尹氏之墓廼長湍府治北四十里而遠田齋宮里即松都之東大門外十里而近天壽院後洞負子之原也成化間曾孫偁以松都判官樹表石字今刓崇禎再戊辰歲偁之八代孫益熏以承旨出爲府使前設牀後築牆左新碣而刻之文曰夫人十代祖瓘侍中高祖瑫鈴平府院

君曾祖諱少府尹祖侅大匡典書考虎判三司事靖厚公妣知善州事李元厚女也南氏故第蓋在松都太平館東云未及移漢師夫人下世故窆于玆地旣而龜亭公陪葬于　健元陵外注洞之原故不克祔焉夫人育二男長景文兵曹議郎次景武孫左議政智直提學簡宜山君暉曾孫宜寧君倫叅判儀玄孫判書怡正郎悌大司諫慄承旨忻其顯者也後以名位著聞於世者有宜城尉致元宜川尉燮元叅判世雄世準世健節度使孝元秋江居士孝溫判尹孝義致勤叅判應雲叅議應龍承旨彥純府尹彥經左議

政春城府院君以雄叅判以信宜春君以典判書以
恭銑叅知斗瞻叅判斗柄老星判書二星觀察使[illegible]
方以文籍連倫於朝者有正言有星掌令弼星大提
學龍翼校理致熏佐郞至熏彥昌龜亭公以開國元
功爲不遷之廟夫人配焉十一代孫磐實主其祀夫
人之遺範餘訓遠而無徵無從而書焉令錄其世系
子姓及餘慶之無窮以明其源羡于前而流豐于後
也十代孫領議政九萬謹記弁書
歲戊辰府使益熏具石將刻適遞歸未果歲甲戌
九代孫弼星以前承旨出爲府使乙亥七月始礲

石鐫字竪之墓左

十代從祖開國功臣判尚書事義興三軍府都

摠制宜城君 贈諡剛武公墓表

公姓南氏諱誾籍宜寧高麗侍中乙蕃之子生于恭愍王甲午歲天性豪邁不拘束好奇計初補社稷壇直時三陟倭寇熾難其守公自薦知郡事以十餘騎擊走之始知名召授右職威化島之役贊我 太祖回軍錄功賜土田屢遷三司右尹軍簿典書開城尹密直副使壬申開國策勳一等封宜城君判尚書事兼義興三軍府都摠制委遇之隆無出右者歿于戊

寅芳蕃之難葬于龍仁縣處仁花洞負子之原 世
宗三年 太宗時爲太上王召羣臣下教曰南誾功
大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欲配食廟庭後雖有罪前
功不可廢羣臣敬承教如禮先命祭告于家謚曰剛
武錫以墓田夫人工部典書江陵金寶孫之女封嘉
順宅主葬在公墓下數步有四男一女長景壽無後
次景佑判中樞院事襲封宜寧君次景福景祉女適
蛇山君李玑公余十代祖領議政諱在之弟謹撮家
乘是爲表

九代祖考兵曹議郎府君墓田記

廣州南漢城南門外十里許有九萬九代祖考兵曹議郎府君墓祖妣淑寧宅主方氏祔焉卽寒移山三峴負辛之原府君有子三人左議政智宜山君暉直提學簡也其始營窀窆想必有奴婢之典守護土田之奉香火者而年代久遠屢經喪亂至于今一無可識認後裔雖多散居四方非但不能以時省掃歲一祭之禮不得行亦久矣頃歲宗人有葬其親於同兆者每當時節之祭不忍獨廢於先代分奠酒果臨時取具苟簡不恪甚非薦誠之道恐不足以致先靈之顧歆凡在諸孫不勝悽愴之懷矣近者先祖之八代

孫極星九代孫禹錫十代孫夏永十一代孫埈適皆居近先墓之下合議協力取近地自枯之栢斫作二部棺材從直買錢子母取息買得先墓下水田之可種九斗旱田之可耕朝前者使宗人之所置墓奴名芿金者食其土而分其半以供俗節四祭之需諸宗人檢察其備物輪captured其奠獻從今以後庶可不替於久遠矣且念今之買田者無多所具之品亦將薄少不成祭儀而比之向日或奠或不奠或奠而如不奠者猶以供有專壹事有恒式爲幸也雖然原初定制而貽後者豈但十倍於今日之爲而皆已泯然昧然

無可問矣今雖因諸宗人追遠之誠創此新規安能必保其又不至廢墜也是用備書立議之顚末且書土田所在之地結負之數作爲三本呈于官府押印成貼一藏官府一藏宗孫永春縣監磐家一置先墓下諸宗人之處俾後日得有所考而遵行焉 今上之三十六年庚寅十一月初一日九代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九萬謹記

八代祖考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宜城君贈謚忠簡公府君神道碑銘

維我南自得姓來遠有代序具載領議政宜寧府院君忠景公諱在之碑忠景公有二男長諱景文兵曹議郞蚤卒不究用贈領議政府事配曰淑寧宅主溫陽方氏叅議恂之女有三男公其長也諱智生年及表德無攷公聰明絕人風儀端重剛果有膽志爲一時所推服勝冠仕爲司憲府監察時忠景公尚無恙公之自公退必問其所事一日歸自曰今日有下吏入藏潛懷錦段而出使之還入藏如是者再三吏方識其意置錦段而出矣忠景曰汝以童子備官是以每有問欲知其得失自今吾可以無問　世宗元年

已亥忠景公捐館舍　上親臨弔賜祭公以嗣孫主喪伏道左迎祭時承命奠爵駕旋伏道左哭　上俯而過以禮之七年乙巳以軍器寺副正出佐嶺南幕爲經歷時敬齋河文孝公演按道聞公來憂之曰此年少閥閱子必不事事吾其柰何公初入謁文孝公乃抄難判公事卷宗付之曰剖判此來及退使人察之方與客轟飮於帳中明日酒醒起披卷宗一過以爪甲畫標而進曰某字誤當改某事錯當辨文孝公大驚服器重自此咨詢公務之外時雜以善謔許與款密如故交執友不以年位自高也還拜司憲府持

平時都承旨趙瑞老有帷薄之誚人無敢先發公赴朝叅率所由二十餘人待趙入令所由盡縛其丘史卽於朝房鞫問正法擧朝肅然陞掌令出長湍府使開城府留後襲封宜城君十七年乙卯奉使　中朝奏請書籍二十一年己未拜大司憲遷戶曹叅判出慶尚道觀察黜陟使秩滿擢拜刑曹判書移戶曹判書感遇明時夙夜匪懈　主眷朝望無出右者二十八年丙寅　昭憲后昇遐守陵官難其人時公甫闋私喪而伏闕下自請大爲時議所多三十一年己巳以判院事拜右議政時文孝公方爲左相公出謝日

首造其宅文孝公延入戶顧謂曰首領官老監司蹉一足不可說也蓋喜其以舊時幕佐同升公而武相接也三十二年庚午　世宗禮陟　文宗卽阼二年壬申又棄臣民公以左相與領議政皇甫仁右議政金宗瑞同受顧命時　大喪相仍中外危疑而匡維鎭伏有大臣之道　上下倚之其年十月以風痱病甚解相職移拜領中樞院事未幾捐館舍年則無攷葬于鎭川縣南楊泉山梨峙負壬之原夫人全義李氏副正文幹之女生卒年月亦無攷葬在公墓後二十餘武負辛之原生五男三女男長觀察使倫次副

正偁次郡守俅次別坐休次叅判儀女長適臨瀛大

君璆次適宜春君友直次適趙武英側室一男仝孫

曾以下奕世蟬聯至于今推爲盛族其在　端宗元

年癸酉有瑢之難友直即瑢之子也父子并以罪死

而公以姻家無及者以病不省朝政也然公卒後猶

以友直故闕贈典歷　三朝至　成宗二十年己酉

公之孫承肯忻上請于朝命議大臣賜謚忠簡公初

從門廕弱齡登朝由卑至鉅聲績日茂自結　明主

遂賛辨章有始有終爲世名臣身後哀榮亦已備矣

然今二百有餘載尚無神道之刻豈不有慊於後孫

之心耶今者宗孫磐慨然於斯與諸宗人議將斲石載辭以爲後觀以九萬亦列爲裔孫俾序而銘之九萬於此雖不敢當亦何敢辭然自公下世公私既多故年代且漸遠朝家文獻足徵者尠家藏舊乘蕩軼於兵燹史籍秘文又不可以私窺今欲紀公之德將何所据也然失今不圖則今之僅有聞者又將愈至於沈沒是用爲懼謹稽宗人譜牒官府掌故及世之所傳瑣錄叢話去疑取信稍次其先後如右然公於平日陳謨於廟堂垂訓於子孫可以爲國典可以爲家法者則俱無得以書焉其疎略亦甚矣然公之流

風遺範可以想見其彷彿者猶幸有先輩之緖言葢
聞公之觀察嶺南也玩易齋姜碩德作詩送之曰惟
公長豸冠抗疏明光宮　至尊開天顔骨鯁嘉精忠
豺狼敢縱橫鷹隼當秋空古栢更亭亭嚴霜帶烈風
正誼與明道懸河辯不窮又杖嶺南節旌麾指祝融
撤此廊廟材本欲起疲癃行行樹佳政功業期盛隆
宣祖朝李文成公珥上疏曰　世宗大王是東方聖
主也用人由己惟賢惟才南智出自門蔭而以黑頭
拜三公金宗瑞顯被物議而以獨見開六鎭位稱其
才則終身不改一朝陞擢則不限階級此眞古昔聖

帝明王任賢使能之一揆也公之玄孫彦紀有文而
求志不仕其讃公之言曰公生而神異不肯示人以
能讀書七行俱下過目不忘不屑科業未嘗入場屋
而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蒙遇　世宗超擢不次倚
任甚重　文宗大漸受顧命輔　幼主多所建白適
移疾家居而卒其功烈德業今雖未詳而名臣之多
用捨之當莫盛於　世文之際當此時位百僚之上
受六尺之託則其人可知也念公遺事其亡者旣多
其存者益可貴是以今於玆三引者文雖繁而不殺
以致其長言之而不足之意云爾銘曰

國有世臣是謂故國主少國疑惟相之屬任斯重者
匪公其孰繼世作輔若賢與陟受遺擁幼如朝及奭
二宗之明不失其擇公之忠蓋亦不負職臬公告病
難始有作若厦將傾高棟先仄天方有輿豈容人力
送往事居公則無悳公之子孫象公之德及于雲仍
旣蕃且碩咸荷餘休世有祿食獨念遺墟牲繫無石
行路猶嗟矧我同族是度是詢疇有不勗齊心並事
克蕆顯刻其詩孔好可誦可讀永懷風聲於焉如覿

忠景忠簡兩先祖官教跋

右十代祖考忠景公官教一道其文曰王旨南在爲

純忠奮義同德開國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宜寧府院君修文殿大提學 世子傅者永樂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實篆文曰朝鮮國王之印八代祖考忠簡公官敎一道其文曰敎旨南智爲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院事者景泰三年十月初一日實篆文曰施命之寶云惟我二先祖後孫方今襲冠紳居京師無慮數十家當時舊物一無傳而守之者獨此二官敎乃得於五代祖僉知府君之庶弟致勵之裔孫在德山者此豈非禮失而求諸野者耶今此二紙其爲後孫所貴重則固不啻拱璧其於考國家典章備

掌故闕文亦有賴焉以言乎紙幅長不過方尺厚不過紈素其視令相臣官教長幾丈而厚如革者其侈儉何如也以言乎字畫全用行草而遒逸有法度非悤悤時所可作想當時寫此者要不出諸郎吏手非必以筆名者猶且如此一時人文之盛其視令官曹記注苟簡而陋俗其工拙何如也且忠景公勳號此云純忠奮義同德開國而勳府之錄則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日策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員開國功臣或純忠佐命或奮義佐命一等十五員中等十三人宜寧府院君南某階至左議政謚忠景公配享

太祖廟庭云　太廟配享位版則　太祖室第三位
題以左議政宜寧府院君文景公南某云宗家不遷
之主則題以純忠奮義佐命開國功臣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春秋館書雲觀事
修文殿大提學　世子師宜寧府院君忠景公云墓
表則刻以開國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忠景公南某之
墓云以勳號言之此官教有同德二字而勳府所錄
家廟題主皆無同德乃有佐命其錯一也以職銜言
之此官教乃解相而移拜者議政之爲領爲左無可
證題主墓表皆云領議政而勳府　太廟撮要皆云

左議政其錯二也以謚號言之題主墓表勳府撮要皆云忠景公而惟 太廟書以文景公其錯三也若公若私令取考者有五而互相牴牾乃如此此誠後孫不能修明先德表章踐歷使昭在人耳目而然然國家文獻亦可謂不備之甚矣在今所徵信猶幸有此官教勳號則當以官教爲据職銜與謚號則當以墓表與題主爲信若勳府 太廟之謬誤似出於屢經兵燹追後記憶之失實安得一併論列上請於朝有所是正耶且念朝鮮 國王之印卽大明 高皇帝頒賜我 太祖開國之初者繼及 累朝凡於臣

條除拜皆用此印當其時專心事大國無他實可知豈意數百載後乃有天地翻覆之變不能使我國與此印相終始於悒何言昔歐陽公得荒墟斷石之搨本猶以爲寶重稱其有補於稽古況此　祖宗盛時之遺文楮墨之尚完寶章之煌煌者耶今之得此誠是不期之幸爲後孫者豈不欲十襲而藏之金緘而固之以爲千萬歲保守計然而有成則有毁有得則有失亦物之常理夏后之關石和勻周家之赤刀大訓亦未聞傳之至今況此大夫士家傳之故紙烏可必其長存於久遠耶深恐日後櫝破珠亡並其所載

文字而佚焉故謹此具錄於跋語且記其有感於古者庶蕈盤盂彝鼎器雖不存欵識之辭猶可見於簡策之傳也崇禎紀元周甲後丁丑八月之吉後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九萬再拜敬跋

六代祖考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行禦侮將軍忠佐衛副司果府君墓表

公姓南氏諱悈籍宜寧領議政忠景公諱在之玄孫兵曹議郎贈領議政諱景文之曾孫左議政忠簡公諱智之孫杆城郡守贈戶曹參判諱俅之子妣贈貞夫人廣陵安氏 世子羽林衛將鬲之女也公以門

庇勳廕資至禦侮將軍職以軍銜行忠佐衛副司果公旣不永年而家籍逸於兵燹表德及降卒之歲俱無攷唯公之子僉知中樞府事致昜之行狀曰公隱德不仕居家孝友純篤其爲祭祀極其誠敬雖路人見其飢寒必招至飮食之狀乃僉知之子別坐彥紀所撰也配全義李氏大司憲全城君襄簡公恕長之女生二男長卽僉知季判尹致勳以其貴贈公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僉知有四男承旨彥純府尹彥經司評彥縝季卽狀僉知者也僉知判尹及承旨並中武科狀元僉知歷典州府以廉白範世判尹以武

略戰功爲世虎臣承旨有淸操雅望兼以筆翰府尹以學行歷臺閣有盛名別坐有高風峻節屢除職不拜並爲一時衣冠之所豔稱觀於此可知公垂裕之訓云公之姑臨瀛大君夫人蚤寡依公卒葬于積城北面高洞之原公葬其下而李夫人祔焉墓舊有表前刻公與夫人之爵姓後刻兩行書曰正德九年十月日葬弘治十六年二月日葬而無分別內外語未知公與夫人之葬孰先孰後也子姓漸遠省掃不能以時石折爲二不可復樹今改石鐫字而立之者五代孫長湍府使弼星前表後記而書之者六代孫議

政府領議政九萬也乙亥八月立

祭南將軍[諱怡]墓文[墓在南陽北面十里許大田里亥龍壬坎入首丙向]

維歲次庚寅十月壬戌朔初九日庚午六代再從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九萬旣耄且病不能致身於興哀之地謹使三從姪進士鶴增奉淸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南將軍之墓曰惟將軍出自綺紈天賦神勇志烈金石忠貫日月遭遇聖明弱齡登朝旣勦叛賊於北路又揃逆胡於建州策勳 本朝受奬 皇明壯略英聲振動華夷不意見螯合沙殞身匪辜深冤至痛實有籲天而無從者

且念旣罹倭禍又壬之後嗣塋域蕪沒香火不及者久矣豈不尤足以起義夫之感而釀志士之淚哉所幸威名不泯靈氣尚赫野老村氓謠俗相傳至于今不廢玆得一邑上下衆口之共證指點封土畫定遺墟徵其必信無可疑者肅敢呈于方伯訴于本府掘移偷葬之最逼近數三塚今將加築改莎洒掃神庭如始窆時焉感念今昔不勝悽愴追事徵迹文籍無攷禍變之初營此窀窆者果是何人年代遙遠典護無託寒食之節不洒麥飯者又自何時爲今計莫如鐫數尺之碣樹之墓前昭示後人則可使無良無義之

徒不至更有所侵犯吾宗諸人如復有有志而有力者實不能無望於後日也伏惟尚饗

五代祖考　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府君墓表

公諱致勗字勗之籍宜寧忠景公諱在之五代孫忠簡公諱智之曾孫贈兵曹判書諱緘之子妣全義李氏大司憲恕長女也生于弘治甲寅登武科第一拜司醞署主簿轉司憲府監察定州判官都捴府都事魚川察訪鐵山寶城郡守繕工禮賓司贍僉正長興府使訓鍊院正陞咸鏡北道虞侯討叛胡有功遷慶

興府使安州牧使滿浦僉使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永興鐵原府使隆慶己巳卒以子貴贈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配晉州柳氏贈左參贊漢平之女男長彥純左承旨次彥經府尹次彥縝監察次彥紀別坐次彥繂顯信校尉女適　王孫師傅韓胤明次適別坐高大畜公寬和簡默忠信篤厚居家無戲狎立朝絕造請出入官食餘四十年家無餘貲乘無肥馬雖以武進好樂問學蚤起飭冠帶讀書竟日以爲常訓成家庭男承旨公從武科推薦登淸顯府尹公學成行篤爲世名儒嗚呼此可以觀義方矣夫人靜

肅端重以禮自將有女士風其誡諸子女之言曰士
大夫隳名獲戾非盡己作多爲妻妾所玷汚吾今爲
未亡人知免矣汝輩又不可不知此意也嗚呼此可
以槩其餘矣生後公五年卒後公九年合葬于楊州
壽樂山西麓負甲之原五代孫議政府領議政九萬
謹表

五代祖考墨蹟跋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九月十八日長孫楫妻別給
右文爲新婦容貌端正可堪俎刀之任極爲可嘉
積城婢順春長興奴公其知婢憶守及高陽西面

量字畓十五斗落幷趂長使用自筆祖前府使南
著押
五代祖考僉知府君下世後周甲之歲余始以降得
逮事曾祖考祖考而年幼迷騃於府君遺事未之或
聞家傳文籍已盡軼於壬辰兵火無可考者及余旣
長得四代叔祖別坐公所述行狀思菴朴相國所撰
誌文退陶李先生所作挽詩少慰追遠之懷至於文
字筆畫猶未之得覩今者三從姪鶴壽自連山來都
下示余以府君手筆一帖乃嘉靖甲子長孫判官公
迎婦時別賜臧獲之文也自此到今甲子已再周而

餘八年矣中間變亂多端國家金匱石室之藏亦皆焚燒飄蕩存者甚尠今此尺紙獨能無恙而爲子孫之所寶守其幸大矣至若筆法之高下宜有所不暇言亦有所不敢論然而奉翫遺澤諦賞流風精神之運尚有奕奕於楮墨之間者終安得默默而已乎是時府君年已近七旬想不事筆研久矣且禿毫麤紙放心撒手無意於作字之好否而其起頭數三行雍容端正秀麗遒勁自中於矩度其下逸氣翩翩亦可因畫而見心猗歟遠哉府君諸子多以筆法名世長承旨公即余高祖考以草書成家數今見此帖中行

筆結體極相彷彿比之詩學實若審言之有傳於子美次府尹公號東岡又次別坐公號考槃先是東國人專習松雪學晉人自二公始東岡學於退陶之門先生亟許之且稱其筆法之進考槃從學於金河西居於同福玉峰白光勳居止相近聞其風而悅之以成其書云嗚呼水本木之盛必賓於源本箕裘之學亦由於弓冶玆豈特筆札之細而已哉凡我後孫觀於此帖感發興起因其細而勉其大必思所以無忝焉可乎歲在辛未閏七月二十六日五代孫九萬病寓西江籠巖之上伏枕謹書

五代從祖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訓鍊院事五衛都捴府都捴管公墓誌銘

故判尹南公以武力戰伐屢顯名於 明廟朝能以興尸之敗轉爲獻馘之功國威復伸 王心載寧而湖南海西之民奠枕席安田里者繄公是賴到今百年之後承家無人表墟無述象山之封但爲行人指點興嗟之地司饔院奉事洪君禹翊謂余曰吾於公爲彌甥力雖不逮於神道之刻意欲先規於幽堂之識願子之文之也公卽九萬五代祖考僉知府君之季也微君有言其敢不蕆於玆事謹按家乘公諱致

勤字勤之籍宜寧曾祖左議政忠簡公諱智祖贈戶
曹叅判行扞城郡守諱俫考贈兵曹判書行副司果
諱慽兩世之贈以公貴也妣全義李氏大司憲恕長
之女公蚤失怙從嚴先生用恭學甚見器重既長應
武舉登嘉靖戊子式年狀元公之兄僉知府君僉知
之子承旨皆武科狀元世稱一家三狀元公之歷官
多軼不記姑以其有徵者言之內則同知中樞府事
漢城府判尹知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經筵
特進官外則龍岡縣令理山郡守滿浦僉使會寧府
使羅州牧使濟州牧使咸鏡北道忠清慶尚平安全

羅五道兵馬節度使而其節度全羅則再全羅道左防禦使及巡邊使兼京畿黃海平安三道討捕使而其先後之次則亦不能盡詳　明廟壬子倭寇襲濟州牧使金忠烈不能禦特遣公代之設方略勦捕且獲其二艘以獻有增秩之褒及遞還金秀文代之資公區畫却賊保城上章歸功於公云乙卯倭又大舉入寇湖南殺兵使元績長興府使韓蘊虜靈巖郡守李德堅連陷達梁於蘭浦馬島長興府兵營康津縣加里浦國内大震以公爲本道左防禦使兼程馳到先嘗賊於南平縣破之將士氣倍驅賊出境數日賊

又犯鹿島城圍急公自興陽馳救賊望旗而遁以舟
師追擊大殲之是役也諸將多失律誅公獨以能仍
拜本道兵馬節度使掃灰燼立營府修城塹繕器械
鍊士卒振紀律人心始大定雖婦孺皆羞遇賊逃避
以此丙辰夏秋倭又連入寇到輒殄滅片帆不得返
戊午又有海氛聲息陞拜本道巡邊使二幕佐三十
偏裨命公自擇朝望及其巡海防也觀察使受節制
兵馬水軍節度使皆具櫜鞬郊迎先驅其委寄之重
如此及還特陞資憲拜漢城府判尹蓋當倭寇之初
發也人不見兵五十餘年猝當飄忽之劇賊軍民驚

怯在處逃潰且倭奴新學銃丸於大明海賊一丸穿人四五貫甲二三無得以當之者廟堂諸公相顧無計公唱爲戰船之策曰韓信背水可用其意也人或笑且危之公不怒不沮大造蒙衝飛樓三層下載糧中運櫓上發矢而四圍高楯以防賊丸火砲擊於前撞竿舂於後雲帆馳逐疾如飛鳥觸碎犯焦無不燼滅其他蒺藜發火交投賊船動則洞足焚溺莫救皆公所創爲而有賴於後者也島嶼遠近海曲險夷郡邑强弱鎭戍虛實賊船止泊之處往來之路公皆身歷心思晝爲擊救追邀之律如指諸掌試輒有效鹿

島之捷都元帥李浚慶馳啓奬公曰使賊知舟師之
可用水戰之可畏比之陸地之勝尤有光焉蓋古人
背水其意本爲置死地公師其意而用於船四面皆
死地故能毆散卒而輒勝己未獷賊林巨正發於海
西始則明火殺人終至白晝截路打破官獄剮碎刑
吏自京師至關西一路吏民無不密結黨與潛行多
伏京中朝廷動靜互相探漏宣傳官承命往迹射殺
於九月山下又發長淵豐川等四五邑官兵命將往
捕陣于瑞興賊夜襲之官兵潰走賊益無所忌數百
里間道路幾斷以公兼京畿黃海平安三道討捕使

出鎭載寧先擒賊謀主悉其虛實盛集軍馬圍匝賊窩號令嚴重一賊不得逸其黨之困急來降者隨得隨斬之終能梟其魁而還賞以奴婢百口田五十結時賊發三年一道蕩殘朝廷不能制流布浸淫殆同張角之大小方議者以爲非公威略賊魁之畢竟授首未可必云公之生年無所考而長公僉知府君生於弘治甲寅計公之生後長公二三歲與四五歲與隆慶庚午七月卒于平安兵營任所歸葬于楊州羣場里金洞坐甲之原前夫人金氏生二男皆夭後夫人許氏僉正衍之女有一女適生員趙摯側室三男

彥縉彥紳彥纘二女歸端川副正壽鶡烏川君錭趙
摯一男大司成存世三女判官朴安孝大司憲辛慶
晉典簿元士悅趙存世二男進士狀元碩亨碩昌三
女奉事李士精監役洪友直李國忠曾玄諸裔孫多
不悉舉以顯者言之趙碩昌之孫女壻承旨洪受疇
洪友直之男左尹琭元士悅之男翻孫相並統制使
曾孫德徽兵使令洪君禹翊郎李士精之宅相也昔
我 明廟之在宥也奕世升平文恬武嬉而島夷內
侮草寇竊發秉鉞臨陣者聞鏑而股栗執械乘城者
聽鼓而雨墮此自古有國中葉委靡之際遇亂傾覆

之恒患也當此時苟非公奮其威烈登時撲滅則禍變所極安知其不終爲　社稷之憂也昔漢之西羌宋之儂智高其勢皆不足爲天下之安危然趙營平狄武襄之功人到于今稱之以公所當者論之又豈趙狄之比而已哉且世之談者莫不多公之武功或咎其誅殺之太過至以公無後嗣爲證嗟乎豈其然哉夫好生而惡死者凡物之恒情而兵者死地也白刃在前爲將者苟不能使其下不畏敵而畏將則其誰肯冒白刃爭死敵哉不忍於若而人不用命之誅終至於三軍之糜爛萬民之魚肉則國之存亡身之

功罪無論已只以愛惜人命言之其輕重多寡何如哉此威克厥愛以生道殺人所以垂諸經訓者也迺以此疑及於無後嗣又何異韓退之之論史事也銘曰

朴錦溪東亮雜記記公爲全羅防禦使時事曰趙龍門昱以遺逸出六品拜長城縣監以軍用有鈌縛致之塗蠣灰於面將斬之已而杖而黜之李相國浚慶遺稿論公爲全羅兵使時事曰聞其政迹深慰所望凡事專尚柔道道內之人皆喜曰若果如此當初我輩恐怕之意皆虗然其威名素著恩信並行云聞之

不覺嘉喜令以茲二說觀之軍書曰柔有所設剛有所施能柔能剛而制其宜若如公者其有得於斯與

高祖考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府君墓表

公諱彥純字誠甫僉知贈叅判諱致勗之長子妣晉州柳氏贈左叅贊漢平女也生于嘉靖癸未蚤勤經訓窮日夜不厭仍成食積爲其已疾也學射懸小環爲的發無虛矢赴武舉登瑞葱臺庭試第一歷宣傳官都捴府都事兎山縣監尚州海州判官梁山端川郡守慶源府使加里浦僉使擢拜承旨序至左兵曹

叅議咸鏡南道節度使萬曆戊寅丁外艱過毁逾卒
哭卒公聯世以武仕而醇謹篤行儒雅習文一代推
之且書法清新勁健超然自得於蹊逕之外其入政
院主乙巳僞勳請削議甚峻勳籍人姻親方長僚席
側目不敢並坐適有內下素屛院中屬公揮洒落筆
驚絶時之書家無敢望焉家居敎諸子嚴侍食不敢
呼茶扣器以喩之云公下世時諸子未克立又經兵
火歷官序次間有失記埀後懿訓存者亦尠僅踰百
年流風寖微嗚呼惜哉配竹山朴氏叅奉煥之女謹
修婦道以克有後男長楫判官次樞次杺副護軍女

適判書許簽生後公一歲旣卒合葬于楊州壽樂山叅判府君墓左負子之原玄孫議政府領議政九萬謹表

高祖考遺墨跋

右寫朝日照紅粧行草一幅高祖考承旨府君遺墨也府君雖以武進以文雅稱於世而享年不永且經壬辰兵火書籍蕩軼今九萬所傳聞詩章惟一絕一律所藏弆筆蹟惟草書八幅試筆書黃石公語一冊一日三從弟啓夏自鄉來示以此幅乃其家舊藏也噫今去府君之世僅百餘年翰墨之流傳者絕罕得

覩之難不啻若商彝周鼎之久遠雖此幅短小中且坼裂其爲後孫之寶重亦何異安國之得蝌蚪之簡智永之守繭紙之書哉若其體法之高下有非不肖九萬所敢知而敢論只以所聞於先輩者言之九萬曾拜滄江趙公涑云南承旨草書乃吳興之變法淸新豪健安平後一人而已蒼石李公埈著商山志云判官南某武人有名望其拜承旨政院有素屛公率意揮酒書法絕妙人皆稱其疎雅九萬在淸州時摹刻所藏草書八幅送于同春堂宋先生荅書有曰先筆極令人刮目今世似無如此氣骨如此豪健置之

諸名家不易上下嗚呼府君遺墨此幅之外旣難更見而賞鑑如數三公者亦豈易復遇也哉歲舍辛未正月三日玄孫九萬拜手敬跋

高仲祖通政大夫守全州府尹全州鎭兵馬節制使公遺事

公諱彥經字時甫中歲卜築於京城東門之外自號東岡公生於嘉靖戊子自小聰明志氣拔出流輩天性樂易溫粹和氣襲人少時游徐花潭之門又師事退溪先生往復書牘奬許極重作靜齋記以貽之且於講學疑義多因公質問有所改定具在退溪集中

嘗往陶山問學舉經史輒誦其全文四五行不錯字
先生歎服以爲不可及公病寓於忠州先生伻問絡
繹還必親問其飮啖多少便旋疎數其相愛重如此
明廟朝與韓脩等諸公同被特薦布衣召見便殿所
對稱旨除 獻陵叅奉陞六品拜工曹佐郎出補砥
平縣監未幾以病遞歸自此行益修位益顯履官之
所可記者內則持平執義叅議承旨外則清風郡守
楊州坡州廣州驪州牧使全州府尹也公與栗谷先
生友善還往亦與牛溪先生相厚訪于哀廬託以猶
子撥使受業焉一日與鄭松江澈會于安叅議自裕

家松江賦一絕曰君家有酒酸且鹹酸味還同鄭季涵於國於家俱不用不如歸去臥江南公次曰人間師表安叅議天下風流鄭季涵別有飄飄無定客不知名字但云南及其年高德卲門生仝集慶安令瑤成茂朱浩尹正字光遠皆著聞於世公嘗患血病因涉俞扁之術　宣廟違豫藥不奏效朝野遑遑公上疏陳受病之源調治之方　上服公所定之藥良驗復常內醫院仍啓請同叅議藥　宣廟己丑尹全州時逆賊汝立事起白惟咸等搆公亦曾有延譽汝立之語公免歸于楊根靈川村爲終焉之計語諸子姪

曰余觀時事匪久必有兵禍此是避兵之地吾宗人皆宜以此爲歸及壬辰倭寇作血肉之慘偏於八路靈川密邇京城搶掠獨不及宗族多得免異哉公所著文字及居家莅官所錄者多矣軼於丙子兵燹無片言隻字之遺今記憶門中耆耉口語相傳者如右而已草略疎漏不足得公之萬一實懼從今以往又將愈遠而愈昧姑識之云公没後九十五年戊辰春月族玄孫九萬謹記

高叔祖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行通訓大夫

掌隷院司評公墓誌銘

公姓南氏諱彥纘字敬甫領議政宜寧府院君忠景公諱在之六代孫高祖左議政忠簡公諱智曾祖杆城郡守贈戶曹叅判諱俅祖忠佐衛副司果贈兵曹判書諱㦤考僉知中樞府事贈兵曹叅判諱致勗妣晉州柳氏贈議政府左叅贊漢平之女以嘉靖辛卯歲生公家世篤於禮法諸兄從遊儒賢公亦問學于李一齋恒以勤身篤志見許於師門屢不利公車晚就祿仕選補宣傳官隆慶丁卯中生員進士兩試俄陞六品內除司憲府監察掌隷院司評外出咸悅縣監既解縣紱年已暹暮無意於仕進靜守一室雖貧

宴屢空晏如也萬曆壬辰春倭報漸惡而國內乂安日久朝野猶不以爲意公獨憂之以德山縣地僻左可避兵衛挈家行是年夏寇果大至兵連六七年血肉之慘殆徧八路湖右一帶賊鋒終不及人服公先見仍卜居於本縣修德峴之南山回水繞土膏風淳誅茅鑿池種樹栽花逍遙吟賞於其間以佚樂焉韓柳川浚謙有題贈八詠詩年七十七卒葬于秦安郡治之東金堀山負酉之原後贈寺正以曾孫五星推恩也配 定宗大王幾代孫西城君崇祖之女先公十一年卒葬在公墓之後有一男曰檖文科通政府

使贈都承旨有一男曰熀進士奉事贈參判有五男一女男長僉知中樞斗星次正言有星次參判弼星次正郞夢星次郞五星統制使女適副正李世亨曾玄以下多不悉紀公蓄德雖厚宦蹟旣微享年雖高屛閒且久况今流風已遠傳道者無幾而槩聞以謹持身以謙接物行無可議言無可擇喜慍不形於色得喪無關于懷怡然終日和氣襲人此實天稟之美有過於人者而世德服習之訓師資薰陶之益亦豈少哉以此受遐福以此遺後祉古所謂寬樂令終子孫其昌者其公之謂歟銘曰

豐賦嗇施位庳年尊歸羸于後有子若孫綿綿如瓜
遠條如椒善之可勸於焉孔昭睠言遺墟金堀之岡
刻詩埋幽以俟悠悠

藥泉集第二十四